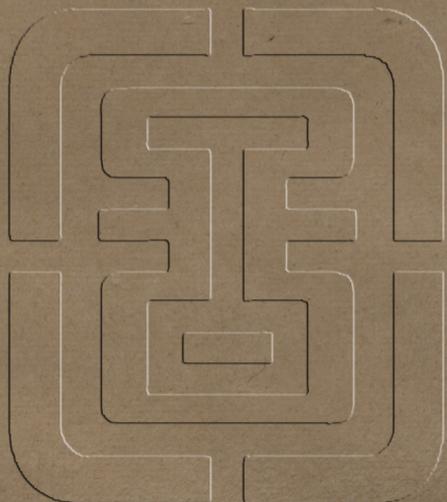


945



唐
文
粹

八

Inches 1 2 3 4 5 6 7 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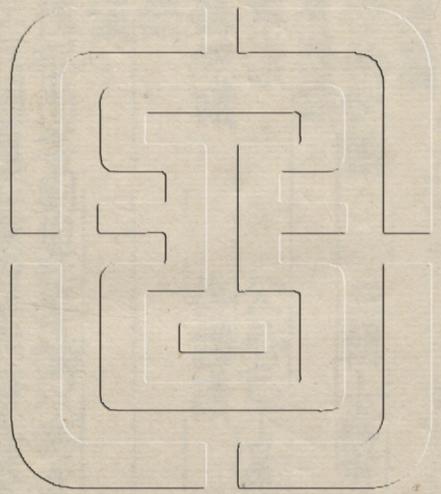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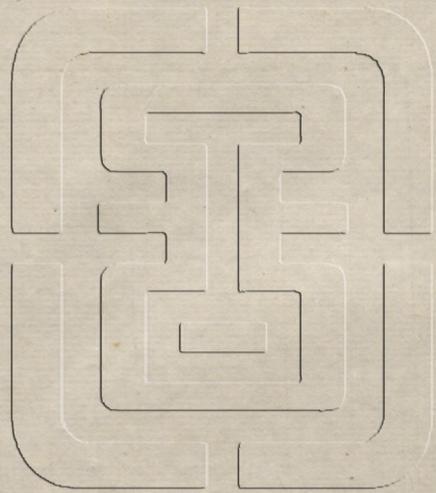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文粹卷第四十

明堂

明堂議

吳興姚

同前議

大亨議

同前議

明堂告朔議

雅樂

三朝行禮樂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徹食宜有樂議

車服

朝服乘車議

公卿已下冕服議

刑辟

請禁私鑄錢議

復讎議

駁復讎議

明堂議

孔穎達

臣伏尋前勅依禮部尚書劉伯莊等議以為從崑崙道上層祭天又尋後勅云為左右閣道登樓設祭臣檢太藝羣書百家諸史皆未聞臺觀重樓之上而有堂名孝經云宗祀文王於明堂不云明樓明觀其宜一也又明堂云天聖王示儉或有翦蒿為柱葺茅作

蓋雖復古今興制不可恒然猶依大典徵於朴素是以庶惟高齋
器上陶匏用壘粟以貴誠服大裘以訓儉今若飛樓架向綺閣凌
雲考古之文實堪疑慮按郊祀志漢武明堂之制四面無壁上覆
以茅祀五帝於上座祀后土於下防臣以上座正謂臺上下防惟
是臺下即云無四壁未審伯莊如何上層祭神下有五室且漢武
所為多用方土之說違經皆正不可師祖又盧實等議云上層
祭天下堂布政欲使人神位別事不相干臣以古者敬重大事與
接神相似以朝覲祭祀是在廟堂是樓祭祖樓視朝閣尊拜樓路便空
隘兼輦相儀持神不敬步在則勢卑聖躬待衛在傍自供奉求之典禮全無此理
臣非敢固執愚見以求已長伏以國之大典不可不慎乞以臣言下堂祭古詳議

同前議

魏徵

明堂作其所求遠矣爰自軒唐逮乎秦漢有損有益或異或同記述
差莫能詳矣稽諸訓詁以稽圖其圖下方樓廟重屋百慮致其
泊當途齊錄未皇斯禮典于律與無所取則裝願以諸儒持論異
端逢起是非舛于廢所適從遂乃以人廢言上為一殿宋齊即仍

其舊梁陳遵而不改雖嚴配有所祭享不匱求之典則道實未弘
夫孝因心生禮緣情立心不可極故備物以表其誠情無以盡故
飾宮以廣其敬宣丘美意其在茲乎臣等親奉德音令衆大議思
竭塵露微增山海凡聖人有作義重隨時萬物斯觀事資通變若
據蔡邕之說則至理失於文繁若依裴願所為則又傷於質略求
之情理未允厥中今之所議非無用捨請為五室重屋上圓下方
既體有則家又事多故實下室備布政之居上堂為祭天之所人
神不雜禮亦宜之其高下廣袤之規凡筵尺丈之制則並隨時立
法因事制宜自我而作何必師古廓千載之疑議為百王之懿軌
不使秦山之下惟聞黃帝之法汶水之上獨稱漢武之圖則通乎
神明庶幾可俟子來經始成之不已

同前議

顏師古

明堂之制爰自古昔求之簡牘全文莫覩肇起黃帝降及有虞彌
歷夏殷迄于周代各立名號別創規摹眾說舛駁互執所見巨儒
碩學莫有詳通斐然成章不知裁斷究其指要實布政之宮也徒

以戰國縱衡典籍發棄暴秦酷烈經禮湮亡今之所存傳記說
說用爲準的實亦無味然周書之叙明堂紀其四面則有應門雉
門據此一塗固是王者之常居耳其青陽總章玄堂太廟及左个
右个與四時之次相用則路寢之義足爲明證文王居明堂篇帶
以弓韜禮于高禘九門磔攘以禦疾疫置梁除道以利農夫令國
有酒以合三族凡事等皆合月令之文觀其所爲皆在路寢者
也戴禮昔周公朝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宸南嚮而立明堂
者明諸侯之尊卑也周官又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堂
一筵據其制度即太廟也子亦曰費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曰
陽館周曰明堂斯皆路寢之徵知非別處大戴所說初有近郊之言
復稱文王之廟進退無據自爲矛盾原夫負宸受朝常居出入既
在臯庫之內亦何云於郊野哉孝經傳云在國之陽又無里數漢
武有懷創造詢於摛紳言論紛然終無定據乃立於汶水之上而
宗祀焉明其不拘遠近亦無方面孝成之代表行城南雖有其文
厥功靡立平帝元始四年大議營創乳辛等乃以爲明堂辟雍大

學其實一也而有三名金哀等又稱經傳無明文不能分別同異中
興之後蔡邕作論復大明堂太廟一物二名鄭玄則曰在國之陽三
里之外七里之內景已之地穎客釋例亦云明堂太廟凡有八名
其體一也苟立同異競爲巧說並出自曾懷曾無師祖審夫功成
作樂治定制禮草創從真質文布變旌旗冠冕今古不同律度權
衡前後不一隨時之義斷可知矣假如周公舊章猶當擇其可否
宣丘舜則尚或補其闕漏況鄭氏臆說溥于謾聞匪異守株何殊膠柱
愚謂不出墉雉邇接宮闈實允事宜諒無所惑但當下遵天旨祇
奉德音作皇代之明堂未貽範於來葉區區碎議皆可略而不論

大專議

馮宗

臣等竊聞明堂之建其所從來遠矣天垂象聖人則之蒿柱茅簷
之規上圓下方之制考之大數不踰三七之間定之方中必居景
巳之地者豈非得乎心布政之所當太微上帝之宮乎故仰協俯
從正名定位人神不雜各司其序則嘉應豐登至保合大和焉漢氏
承秦經籍道息旁求堙墜詳據難明孝武初議立明堂表長安城

南遭竇太后不好儒術事乃中廢孝成之代又欲立於城南議其制度莫之能決至孝平元始四年始創造於南郊以申嚴配光武中興元年立於國城之南自魏晉迄於梁朝雖規制或殊而所居之地恒取景已者斯蓋百王不易之道也高宗天皇大帝纂承平之渾崇朴素之風四夷來賓九有咸乂永徽三年詔禮官學士議明堂制度君儒紛競各執異端久之不決因而遂止何也非謂財不足力不堪也將以周孔既造禮經且祭事不師古或爽天心難用作程神不孚祐者也則天太后怒禁闈之政籍軒臺之威屬皇室中圮之期躡和喜從權之制以為乾元大殿承慶小寢當正陽亭午之地實光聖聽斷之宮表順端闈諸精營室爰從朝饗未始臨御乃起工徒挽令摧覆既毀之後雷聲隱然衆庶聞之或以為神靈感動之象也於是增土木之麗因府庫之饒南街北闕建天樞大儀之制乾元遺趾興重閣層樓之業燈燭蔽日梁柱排雲人斯告勞天實貽誠煨燼甫燼邊加修復況乎地殊景已未若靈心跡匪膺期乃申嚴配事味彝典神不昭格此其不可者一也又明

堂之制木不鏤土不文今體式乖宜違經紊禮雕鐫所及窮侈極麗此其不可者二也高明爽塏事資虔敬密邇宮掖何以祈天人神雜擾不可放物此其不可者三也況兩京上都萬方取則而天子闕當陽之位聽政居便殿之中職司其憂豈容沈默當須審巧曆之計擇繫首之宜不使者量事改修可因者隨宜適用削彼明堂之號克復乾元之名則當亭無偏人識其舊矣

明堂告朔議

王方慶

明堂天子布政之宮也謹按穀梁傳云閏者附月之餘日天子不以告朔非禮也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人之道於是乎在矣不告閏朔弃時政也臣據此文則天子閏月亦告朔矣以此寧有他月而廢其禮乎先儒舊說天子行事一年十八度入明堂矣大享不問十一入也每月告朔十二入也四時迎氣四入也巡狩之年一入也今禮官議惟歲首一入耳與先儒既異在臣不敢同宋朝何承天纂集其文以為禮論雖加編次事則闕如梁代崔靈恩撰三禮義宗但摭摭前儒因循故事而已隋煬帝命學士

撰江都集禮祇抄撮舊禮更無周文貞觀顯慶禮及祠令不言告朔者蓋為歷代不傳所以其文乃闕各有緣由不足依據今禮官引為明證在臣誠實有疑

三朝行禮樂制議

杜佑

晉司律中郎將陳頴本昔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大和中左延年改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惟夔鹿鳴今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常作者也後有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律與古鹿鳴同第二曰魏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左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二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古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欲食之又實其幣帛笙篎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及叔孫通所制漢儀復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

取周詩鹿鳴又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勗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祭之義食舉歌詩十一篇元肇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耶荀譏鹿鳴之失似誤昔謬還制四篇復襲前執

三朝上壽有樂議

杜佑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惟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為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具髮髯其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與叔孫通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畢復置酒侍坐殿上皆伏尊以卑文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無有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七古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為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已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四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吳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時及漢代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

其注當是關文晉代歌詩傳玄述具存

徹食宜有樂議

杜佑

周官云王大食三宥皆合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
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
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
家之堂如此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朝服乘車議

劉子玄

伏以古者爰自大夫已下皆乘車而以馬為駢服魏已降迄于隋
代朝士又駕牛車歷代經史具有其事不可一二而言也至如李
廣北征解鞍憩息馬援南伐據鞍顧盼斯則鞍馬之設行於軍旅
戎服所乘貴於便習者也按江左官至尚書郎而輒輕乘馬則為
御史所彈又顏延之罷官後好騎馬出入閭里當代稱其放誕此
則專車憑輶可服朝衣單馬御鞍直從褻服求之近古灼然之明
驗也自皇家撫運弘革隨時至如陵廟巡謁王公冊命則盛服冠
履乘彼輅車其士庶有衣冠親迎者亦時以服箱充馭在於他事

無復乘車貴賤所行通用鞍馬而已臣伏見比者鑿鑿興出幸法駕
首塗左右侍臣皆以朝服乘馬夫冠履而出只可配車而行今乘
車既停而冠履不易可謂惟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何者褻衣博
帶革履高冠本非馬上所施自是車中之服必也鞞而昇鐙跣以
乘鞍非唯不師古道亦自取驚為俗求諸折中進退無準且長裾
廣袖襜如翼如鳴珮紆組鏘鏘亦奕奕馳驟於風塵之內出入於旌
榮之間儻馬有驚驚逸人從顛墜豈便屬車之右遺履不收清道之
傍絳驂相續固以受嗤行路有損威儀今議者皆以秘閣有梁武
帝南郊圖多有衣冠乘馬者此則近代故事不得謂無其文臣案
此圖是後人所為非當時所撰且觀代間有古今圖書者多矣如
張僧繇畫群公祖二疎而兵士有著苴屨者閻立本畫昭君入匈
奴而婦人有著帷帽者夫苴屨出於水鄉非京華所有帷帽創於
隋代非漢宮所作議者豈可徵此二畫以為故實者乎由斯而言
則梁氏南郊之圖義同於此又傳稱因俗禮貴緣情殷輅周冕規
模不一秦冠漢珮用捨無恒況我國家道輟百王功高萬古事有

不便理次具變通其乘馬衣冠竊謂且從省廢臣懷此異議其來自
父日不暇給未及推揚今屬殿下親從齒育將臨國學凡有衣
冠乘馬皆憚此行所以輒進狂言用申鄙見

公卿已下冕服議

楊炯

古者太昊庖犧氏仰以觀象俯以察法造書契而文籍生次有黃
帝軒轅氏長而敦敏成而聰明垂衣裳而天下理其後數遷五德
君非一姓體國經野建邦設都文質所以再而復正朔所以三而
改夫改正朔者謂夏后氏建寅殷人建丑周人建子至於以日繫系
月以月繫繫時以時繫年此則三王相襲之道也夫易服色者謂夏
后氏尚黑殷人尚白周人尚赤至於山龍華蟲宗彝藻火粉米黼
黻此又百代可知之道謹按虞書書序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
山龍華蟲作繪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由此言之則其所從來者尚
矣夫日月星辰象明主光昭下土也山者布散雲物象聖王澤流下人
也龍者變化無方象聖王應時而致也華蟲者雉也雉身被五彩
象聖王體兼文明也宗彝者虎也雖以剛猛制物象聖王神武定

亂也藻者逐水上下象聖王隨代而應也火者陶冶烹飪象聖王
至德日新也粉米者人恃以生象聖王爲物之所賴也黼能斷割象
聖王臨事能決也黻者兩已相背象君臣可否相濟也逮周氏乃
以日月星辰爲旌旗之飾又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於是乎制袞
冕以祀先王也九章者法陽數也以龍爲首章袞者卷也龍德神思
應變潛見表聖王深識遠知卷舒神化也又制黻爲冕以祭先公也
黻爲者雉也有耿介之志表公有賢能守耿介之節也又制毛毳冕以
祭四望也四望者岳瀆之神也虎噬著山林所生明其象也制絺繡
以祭社稷也社稷者土穀之神也粉米由而成象其功也又制玄冕以祭羣小祀
也百神異形難可遍擬但取黻之相背昭異名也夫以周公之多才
也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夫以孔宣之將聖也故行夏之時服周
之冕先王之法服乃自此之出矣天下之服能事又於是乎畢矣
今表請制大明冕十二章乘輿服之者謹按日月星辰者已施於
旌旗矣龍山火米者又不踰於古矣而六麟鳳有四靈名而玄龜青
負圖之應雲有紀官之號水有盛德之祥此蓋別表休徵終是無

踰比象然則皇王受命天地興符仰觀則辟去呂珠連俯察則銀黃玉紫盡南宮之粉壁不足寫其形狀聲東觀之鈔黃無以紀其名實固不可畢陳於法服也雲者從龍之氣也水者藻之自生也又不假別爲章自此盡不經之甚也又鸞鳥冕八章三公服之者也鸞鳥者大平之瑞也非三公之德也雁鳥鷩者執鳥鳥也適可以辨刑曹之職也能罷者猛獸也適可以旌武臣之力也又稱藻爲水草而無法象引張衡賦去帶倒茄於藻井披紅葩之狎獵請爲蓮華取其文彩者夫茄者蓮也若以蓮代藻變古從今既不知草木之名亦未達文章之意此又不經之甚也又毳冕六章三品服之者按此王者祀四望服之名也令三公乃得同王之毛毳冕而三公不得同王之衣名豈惟顛倒衣裳抑亦自相矛盾此又不經之甚也又黼冕四章五品服之者考之於古則無其名驗之於今則非章首此又不經之甚也若夫禮惟從俗則命爲制令爲詔乃秦皇之故事猶可以適於今矣若夫義取隨時則出稱警入稱蹕乃漢國之舊儀猶可以行於代矣亦何取於變周公之軌物改宣丘之法度者哉

哉

請禁私鑄錢議

劉秩

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勅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僚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與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蠢愚敢不薦其聞見古者以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錢刀爲下幣夫三幣所握之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負之在君富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賈故善爲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多多則輕輕重本必由乎是奈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

雜以鈔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則不重禁之不足以懲息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之從令乎是設陷奔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訖者衆去南訖者衆則草不艱音木艱支隣於寒餓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餓則不可以威禁故法令不可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巨忍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益恣昔漢文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入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費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效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於前而爐不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輕錢輕禁重則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銅貴在於米用者衆夫銅之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募禁於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

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錢不破人不犯死刑錢又日增末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下熟察之

復讎議

韓愈

右伏奉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同天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辨宜令都省集議聞奏者朝議郎行尚書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子復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於周官又見諸信史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其義於經而深浚其文於律者其意特使法吏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義且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不得復讎也此百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也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誅者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曰凡報仇讎

者書於士殺之無罪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則無罪也今陛下垂
意典章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憐孝子之心亦不自專訪議羣下臣愚
以為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周官所稱可議
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議於今者又周官所稱
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使
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
宜定其制曰凡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申尚書省尚書省集議奏
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無失其旨矣謹議

駁復讎議

柳宗元

臣伏見天后時有同州下邳人徐君先者父為縣吏趙師韞所殺
卒能手刃父讎束身歸罪當再諫臣陳子昂建議諫之而旌其閭
且請編之於令求為國典臣竊獨過之臣聞禮之大本蓋以防亂
若曰無為賊虐九為子者殺無赦刑之大本亦防亂也若曰無為
賊虐凡為理者殺無赦其本則合其用則異旌與誅莫得而並焉
誅其可旌茲謂濫贖刑甚矣旌其可誅茲謂濫壞禮甚矣果以是示

于天下傳于後代趨義者不知所以嚮高違害者不知所以立以是
為典可乎蓋聖人之制窮理以定賞罰本情以正褒貶統於一而
已矣嚮使刺讎其誠偽考正其曲直原始而求其端則刑禮之用
判然離矣何者若君先之父不陷於公罪師韞之誅獨以其私怨
奮其吏氣虐于非辜州牧不知罪刑官不知問上下蒙冒顛號不
聞而能以戴天為大取枕戈為得禮處心積慮以衝讎人之骨介
然自克死而無憾是守禮而行義也執事者宜有斬色將謝之不
暇而又何誅焉其或君先之父不免於罪師韞之誅不愆於法是
非死於吏也是死於法也其可讎乎讎天子之法而戕奉法之吏是
悖驚凌上也執而誅之所以正邦典而又何旌焉且其議曰人必
有子子必有親親親相讎其亂誰救是惑於禮也甚矣禮之所謂
讎者蓋以冤抑沉痛而號無告也非謂觸法陷于大戮而曰彼殺
之我乃殺之不議曲直暴寡脅弱而已其非經背聖不亦甚哉周
禮調人掌司萬人之讎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有反殺
者邦國交讎之又安得親親相讎也春秋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

復讎可也父受誅子復讎此推刃之道復讎不除害若取此且以斷
兩下相殺則合於禮矣且夫不忘讎孝也不愛死義也君先能不
越於禮服孝死義也是必達禮而聞道者也夫達禮聞道之人
豈其父王為敵讎者哉而議者反以為戮贖刑壞禮其不可為典
明矣請下臣議附于法令如有斷斯獄者不且以前議從事謹獻

文粹卷第四十

文粹卷第四十一

議丙 摠十二首

吳興姚

獨孤及 纂

唐丞相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唐丞相文貞楊綰謚議

唐丞相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諲謚議

駁議呂諲 嚴郢 重議呂諲

唐丞相贈司空李愔謚議

唐隴右節度經略大使郭知運謚議

駁議郭知運 崔頊 唐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唐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唐丞相故太保贈太師苗晉卿謚議

古諸侯世子謚議 晉證恭世子謚 自居易

大師票天純懿為唐股肱兩朝當國庶績惟允論道賦政送往事

居叶恭秉彛勤罔違德惠和以慰其事明哲以保其身昔嘗懸衡

九流剖竹四郡刀尺之下無滯用襦袴之內無貧人洛陽居守東

夏輯睦天寶之季二京為戎皇輿西狩德光左袵太師踐危機不
易心處橫潰不忘國奮身披跡於豺狼之口道不汗而節不奪忠
之太者至德乾元中天下多故皇綱未張肅宗脩漢宣故事用刑
名繩下而太師以曹參為師持清靜守職勵翼王度將順事典人
亦寧一厥猷茂焉能知人能官人慎選乃僚言刈其楚至有拔群
萃而取公器不五六年比肩袞職者光映冊府當代榮之漢史稱
胡廣與故吏陳蕃並為三司太師有焉夫九德成事實為之首百
工惟時哲則能惠宜其享夫眉壽為國元老古者生以行觀其志
沒以謚易其名字之美惡視行之大小後代或二字以表德貞惠
文子是也或二字以彰善鄭文終侯留文成侯是也蓋其跡大名
盛則禮優謚崇太師德冠搢紳位侔周召將加誅謚之制宜以鄭
留為準謹按大戴禮體和居中曰懿文賢有成曰獻稽千載之令
典合二名以配德請謚曰懿獻謹議

唐丞相謚文貞揚館謚議代太常荅蘇端駁議 梁肅
議曰有國之典有以位叙其德沒以謚易其名名之小大視德之

美惡蓋書其著而略其微要其終而明其義故曰謚以尊名節以
一惠耻名之浮於行也揚文貞體淳素之質協時中之德爰自下
列至于宰司秉心不渝動必由道與夫立功立事開物濟衆不同
日語矣而清儉厲俗明哲保身曰文與貞在我惟允秉公議者其
誰曰不然今秦符謂公與元載交游嘗為載薦引載之咎惡悉歸
於公斯乃昧於觀行定謚之義且非君子成人之美也請區而評
之昔荀爽為董卓所舉致位三公及卓戮亂漢政可謂甚矣而漢
史曾不以卓之過累於慈明晏子陳氏俱事齊侯陳志邪而晏志
正春秋亦不以陳之惡延於平仲是知道不必合事不必周則載
之於公其事可見况當載秉鈞而公不參大政載以時均慕我我
則靜而守中因疎為簡適見清節又有發載之惡皆漏洩致辭患
自微也庸可救乎及夫載獲其諫公膺大任任職日淺屢以疾辭
位且不安安可以啓悟而責之乎昔季文子相三君無食粟之馬
衣帛之妾君子以為忠揚公以大名厚位出入三朝無宅一區無
馬一駟志於清白交不諂瀆可不謂貞乎掌訓誥秉銓衡處成均

貳宗伯潤色王度無替厥美加以敏而好學見善如不及可不謂
文乎謹按謚法貞之例有三清白守節曰貞大憲克就曰貞憂國
忘死曰貞文之義有六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愍人接禮
曰文不耻下問曰文慈惠愛人曰文修德來遠曰文名既不備事
亦殊賈又安可以二王三恪私廟家祭之闕併責於一名哉若具
美果在一名則士文伯孔文子且無經緯天地之文孟武伯甯武
子又非克定禍亂之武若以廢禮不稱其名則撤孫辰縱逆祀不
得謚文管夷吾臺門反玷不得謚故是知謚名之道取其所長則
捨其所短志其大行則遺其小節使善惡決於一字褒貶垂於將
來蓋先王制謚之方也若綜覈名實形於公論宜取坦然明白
彰於遐邇者今或乘人之意肆誣謗之辭所謂抉瑕索骨之說非
正議也且聖人無全能才不必備以鄭公徵文言正色耻君不如
堯舜其節大矣而昧於知人許公瓌固執條詔廷沮邪計其志明
矣終不能守故春秋為賢者諱過傳稱不以一眚掩大德語曰無
求備於一人蓋二公所以為文貞也若曰百行所歸九德咸事如

周公之文宣王之宣然後擬議則千古莫嗣而謚典絕矣安在一二蘇
魏足為定制乎謹上參典禮近考故事揚公之名請如前議云爾

唐丞相故江陵尹御史大夫呂誼謚議

獨孤及

呂誼任職從政聰敏肅給能以才智潤飾吏道至德中與三司同
鞫大獄獨引律文附會經義而平反之當時卒用中典誼參其論
在台司齟齬雖無匪躬之能然平章法度守而勿失其為荊州一
年有成號令明具賦歛均一物有制而事有倫大抵以威信為主
戮陳希昂按申太芝之奸而三楚之人悅服歟功茂焉自至德已
來荷推轂受賑之寄處方面者數十輩而將不驕卒不墮政脩人
和如誼者蓋鮮矣豈不以人勸久矣而兵未戢挹濁流者難俟清
整琴絲者難為工誼當此時能以慈惠易其疾苦且訓其三軍如
臂使指闔境無拔葵啗棗之盜而楚人到于今猶歌詠之其識畧
必有過人者雖欲勿褒之其可乎按謚法威德克就曰肅禁暴威也
愛人德也考禮議名而擬諸其形容請謚曰肅謹議

駁議呂誼

嚴郢

伏以故相國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贈吏部尚書呂公誣昔事先朝
累當大任至德之初天步艱難公首披荆榛扈蹕靈武志軀進忠
一日三接先朝察匪躬之節納沃心之議爰立作相弼諧神人其
嘉謀嘉猷猷可替否之跡入則造膝出則詭辭温樹不言難可得
而知也至有爛焉明白欲蓋而彰者請區而載之乾元收復之際
兩都衣冠多繫於三司詔獄御史中丞崔良器議事失入時宰苗
太師崔趙公等雖廷諍之然未堅決公有犯無隱引經正辭上是
其言刑爲之首所全活者蓋數百人明主收霜電之威聖朝行寬
大之典者繫公之力也古者進賢受上賞書不云乎咎繇曰都在
知人公踐台衡專以推賢任人爲務故相國房公瑄故吏部侍郎
韋公陟入登右職皆公之由今相國黃門侍郎杜公之蒞江陵也
公薦在方面之任令相國中書侍郎元公之在度支也公咨以幕
府之政曾未數歲而二相接武於上台天地交泰聖賢相得庶績
咸熙五典克從者資公之舉善也則子皮之舉子產鮑叔之舉管
仲蕭何之舉曹參武侯之舉蔣琬方之前人我有餘地其在荆南

也哉兵和衆令行禁止理績爲天下最雖古之羊杜無得而踰今
太常議荆南之政詳矣而曰在司爵無匪躬之能者乃扶瑕
掩瑜之論非中適之言也國家故事宰臣之諡皆有二字以彰善
旌德焉夫以呂公文能無言武能禁暴貞則幹事忠則利人感烈
弘規不可備舉傳叙八元之德曰忠肅恭懿若以美諡擬於形容
請諡呂公曰忠肅謹議

重議呂誣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呂誣在宰相日淺當時會肅宗躬親萬務庶政
群臣畏威全職而已雖有謀謀於廊廟之上莫由有知之者其制
門之政爲仁由已略見於事其恩惠被於物風謠存乎人故人得
而繪之議名之際敢不顯其所疑而錄其尤者著者有司之職也
其闕實論獄在來執政之前疊議之詳矣敢辱再告至若推進名
賢使登大任既同温室之樹且行狀所不載孔子曰君子於其所
不知蓋闕如也故不書今奉符令必用二字且以忠配肅謹按舊
義凡改者之故吏得以行狀請諡於尚書省而考行定諡則有司

存廷辯可否宜在眾議今駁議擬諡異同之說並故吏專之伏恐
亂寇人尸祝之分違公器不私之誠且非唐虞師錫僉曰之首昔
周道衰孔子作春秋以繩當代而亂臣賊子懼諡法亦春秋之微
首也在徽惡勸善不在褒榮在議美惡不在字多文王伐崇周公
殺三監誅淮夷晉重耳一戰而霸諸侯武功盛矣而皆諡曰文以
異缺之恪德臨事審前之忠於其國隨會之納諫不忘其師言身
不失其友其文德豈不優乎而並諡曰武固知書法者必稱其大
而略其細故言文不言武言武不言文三代已下朴散禮壞乃有
二字之諡二字諡非古也其源生于衰周施及戰國之君漢興蕭
何張良霍去病霍光俱以文武大略佐漢時致太平其事業不一
謂一名不足以紀其善於是乎有文終文成景桓宣成之諡雖演
禮其矣然猶諱不夫人唐興採用周漢之制謂魏徵以王道佐時
近文直言極諫愛君而忘身近貞二德並優發一莫可故曰文貞
公謂蕭瑀端直鯁亮近貞性多猜貳近褊言褊則失其譽韋稱貞
則遺其去挾非一言所能名故曰貞褊公其餘舉凡推類大抵准

此皆有為譽多者跡無殊途事歸一貫則直以一字目之故杜如
晦諡成封德彝諡明王珪諡懿陳叔達諡忠溫彥博諡恭岑文本
諡憲韋巨源諡昭唐休璟諡忠魏知古諡忠程日用諡昭其流不
可悉數此並當時赫赫以功名居宰相位者諡不過一字不聞其
子孫在吏有以字少稱屈者由此言之二字不必為諱一字不必
為貶若讓貶果在字數則是竟如禹湯文武成康不如周威烈王
靜慎王也齊桓晉文不如趙武靈魏安釐秦莊襄楚孝烈也杜如
晦王珪以下或成或明或懿或憲不如蕭瑀之貞褊也歷考古訓
及貞觀以來制度似皆不然今奉所議云國家故事宰相必以二
字諡未知所出何品蓋實自平蓋以為按據若忠者臣事君之常
道尚靖恭于位誰則非忠非有炳然之異則不以為諡如議獄綏
死任賢與善德之天者然肅者威德克就之名足以表之矣月令
曰孟秋天地始肅詩曰曷不肅雍又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肅嚴
也敬也忠之屬也天地不肅則歲不成宗廟不肅則禮不立軍旅
不肅則人不服肅之時義大矣哉以諡之從政也威能閑邪德可

濟衆故以肅易名而忠在其中矣亦猶隨會與前之不稱文豈必因而重之然後為美魏晉已來以賈誦之籌筭賈逵之忠壯張既之政能程昱之智勇顧雍之密重王渾之器量劉惔之鑒裁庾翼之志畧彼八君子者方之東平宜無虧德死之日並謚曰肅當代不以為貶何嘗徵一子二字為之升降乎謹上稽前典下據甲令參之禮經而究其行事請依前謚曰肅謹議

唐丞相贈司空李揆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臣權德輿謹議曰李揆端莊粹品素廉淑慎用文章術學資適逢時奮其英華以取貴達如及寇投刃無復肯祭歷諫曹左史司正言貳春官以至于平章大政在帝左右必以文誼藩身奉法遵職官曹無批改姻族無倖人束帶山立敷陳前志儼然而溫有碩儒大臣之度或起或廢其道其美昔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揆實有之建中中西戎乞盟以舊齒宿望將命殊俗結華夷之信董衣裳之會已事迴車歲當與元匪躬凝監至河池而歿追錫司空恩禮有加按

謚法曰率事以信曰恭不懈于位曰恭揆果行求已致位台司歷官陟降十有八次周旋敬慎以揚職業不曰率事以信乎及逾懸車之年奉絕域之使受詔即路視險若夷貞厲盡瘁復於左轂不曰不懈于位乎昔韋玄成程方進以經明為漢相而皆謚曰恭亦揆所履節以一惠勤官死事炳然昭明有司易名請以恭謚

故左武衛大將軍持節隴右節度經略大使兼鴻臚卿

御史中丞贈涼州都督太原郡開國公郭知運謚議

郭知運驍勇有謀善於用兵起行間為唐上將當時唐興百餘載矣天下充富太倉有一十年之蓄玄宗補漢武故事方銳意拓土知運適與時會遂扶乘天威奮其材力敢與虜虜破默啜可汗以靖北庭敗吐蕃誅康待賓隴底以西烽火為息慰薦麾下吏士任必以材往往超倫績用茂著王君奭以果勇代處分關之寄牛仙客出將入相以清幹信謹稱斯又獎拔之明也當時議者謂知運與郭虔瓘王晙薛訥並為中興名將至今隴上將士思之或有起祠宇於故城遺壘而祝之者上元中肅宗加太公望以武

成王號知運列於配食之位則其勳伐事業宜有以美稱易其名者謹按法服叛懷遠曰威易曰破孚威如繫辟曰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虞書曰董之用威傳曰非威非懷何以示德則威者聖人所以佐仁義以齊天下者也施於名號可以表將帥之德請諡知運曰威謹議

駁議郭知運

崔夏

左司員外郎崔夏議曰郭知運承恩詔葬向五十年今請易名竊恐非禮謹按禮記云禮時為大又曰過時不為禮也昔衛公叔文子卒將葬其子成請諡於君曰日月有時將葬矣請易其名者蓋時不可踰也節度既名不淨行數紀之前門生故吏已台諱諡今乃申請竊將有為而作節度嗣子英又頃屬多故屢制方隅朝廷策勳位表端揆附從者竊不中之禮會無安之求况節度當開元初賜贈特加碑誌逾等皆出恩命追悼之過亦已當矣今又因葬外以典章追送住之闕遺等將來之冒昧况今裂土者接珍專征者百輩若率而行之誰曰無請不惟有司疲於簡牘抑恐名器事

於章芥雖欲曲全竊將不可又禮經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若節度合諡而不以其時則嗣子發先君之德若不合諡而苟遂其志則先君因嗣子而見尊以僕射而言恐貽越禮之讓以國家而言又殊旌善之體請下太常重議

重議郭知運

獨孤及

博士獨孤及議曰禮時為大順次之將葬易名時也有故闕禮追遠請諡順也假如諸侯五月而葬魯惠公之薨也有宋師至隱公元年十月而改葬不以踰時廢禮又公叔戌請諡適當葬前謹按禮經曾不言已葬則不可追諡况帝王殊塗不相以襲新禮則死必有諡不云日月有時今請易名者五家無非葬後苗太師一年矣呂諲四年矣盧奕五年矣顏果卿八年矣並荷褒寵無異同之論獨知運以其子不幸遂以過時見抑苟必以已葬未葬為節則八年與五十年其緩一也而與奪殊制無乃不可乎議云已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此謂其父無位而子居大官不當以已之貴加榮於父也禮不云子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耳若知運者處方

面之高位列九卿茂勳崇名與衛霍侔飾終之禮宜加於他將一
等尋得因高製然後推夢之在領者學多起筆敗皂隸中雖逢風塵花為慶王其
祖父爵位與知運齒者鮮矣奈何懼名器等於草芥以是殺禮竊
謂近誣乾元以來累有詔追贈百官祖父内外文武具僚之先悉
蒙恩錫或音微父沐或墓未已拱受大名貴位於九原者以萬數
未嘗以歿代遠近為限夫贈諡一也贈者一時之寵諡者不刊之
令今以歲久而廢易名是王澤浹於天下而獨隔於一人也當開
元二年吐蕃以舉國之師入五原塞擊折之聲聞於秦雍知運與
郭虔瓘討平之以張王室當時微知遠則汧隴之西左袵是懼今
朝廷方將命將帥以任不暇計不度宜褒之以勸握兵者安可以
葬久而廢大典况夫諡法者蓋考其言行事業之邪正必以字褒
貶之使生者聞美諡而慕觀惡諡而不待賞罰而賢不肖皆勸
是一字之謚賢於三千之刑本非為歿者之子孫以為哀榮寵贈
之具假令知運無子且未嘗立勳尚位至上將則謚不可廢豈以
其子之存亡為請謚之可否禍福載藉微諸舊章易名之禮請如

前議謹議

唐故御史中丞盧奕謚議

獨孤及

盧奕剛毅而忠直方而清獻精吏事所居可紀天寶十四載洛陽
覆沒于時東都人士狼狽鹿駭猛虎磨牙而爭其肉居位者皆欲
保性命而完妻子或先策高足爭脫罪戾或不耻苟活甘飲盜泉
奕獨正身守節義不云以死全節誓不辱執事力屈以朝服就執
獨憫數賊梟獍之罪觀者股慄髮豎其邑西向而辭然後受室雖有
矣或曰洛陽之存一操兵者實在其其非執事所能抗師敗去之可也委身冠屨
死誰對其以為不然勇者禦而忠者守以社稷是衛則死生以之
危而去之是知免也於忠何有蓋荀息殺身於晉不食其言也仲
由結纓於衛不避其難也石明勤其官而水死守位而忘軀也伯
姬待保姆而火死先禮而後身也彼四人者死之日皆於事無補
夫豈愛死而賈禍也以為死輕於義故蹈義而捐生古人書之使
事君者勸然則祿山之亂大於里不孔惺廉察之任切於玄冥之
官分命所繫不啻保姆逆黨兵威烈於水火于斯時也能與執干

戈者同其勳力挽之不來推之不去豈不以師可虧免不可苟身
可殺節不可奪故全其特操于白刃之下孰與懷安偷生者同其
風哉謹按謚法圖國忘死曰貞秉德尊業曰烈奕執憲戎馬之間
志藩王室可謂圖國矣國危不能拯而繼之以死可謂忘死矣歷
官十一任言必正事必果而清節不撓去之若始至可謂秉德矣
先黃門以直道任時交嗣之以忠純可謂尊業矣請謚曰貞烈
謹議

唐故常州刺史獨孤及謚議

權德輿

將仕郎守太常博士權德輿議曰獨孤及剛方直清根於性術其
修身蒞官確乎處中立言遺箴有古風格辯論裁正昭德塞違濟
波瀾而去流落得菁華而無枝葉其搢衣入室之徒皆足以掌贊
書而東方冊則及之為文可徵矣其為博士時有上議景皇帝不
宜為太祖者詔下庶官及舉夏殷周漢之故事尊祖配天之大旨
以為景皇帝始封於唐天所命也於是定議為一代典法新平長
公主之子裴敷尚永清公主欲以他宗主婚及時相禮上陳不可

竟得以裴僕射遵慶為主當時稱之定呂誣盧奕郭知運之謚用
礼文憲度得褒貶之正凡所往復詞旨聖明其理舒州屬歲飢旱
鄰郡庸亡什四已上而舒人生聚悅安不知凶年優詔寢異就賜
金紫其初在滬其後在常皆因俗為理人用愛戴雖不得居公卿
長帥之任然其奉常議論主郡績用亦足以列於文苑附於循吏
按謚法曰博聞多能曰憲薦可替否曰憲及酌三王四代之典訓
作為文章以輔教化是為博聞位象中外必以稱職聞是為多能
定宗廟之饗為薦可正婚姻之主為替否有司擇美行而易其名
者請謚及曰憲謹謚

晉謚恭世子議

白居易

晉侯以驪姬之感殺太子申生或謂申生得殺身成仁之道是以
晉人謚為恭世子載在方冊古今以為然居易獨以為不然大凡
恭之義有三以孝保身子之恭以正承命臣之恭以道守嗣君之
恭若棄嗣於非礼不可謂道受命於非義不可謂正殺身以非罪
不可謂孝三者率非恭也申生有焉而謚曰恭不知其可若垂之

來代以爲訓戒居易懼後之臣子有失大義守小節者將奔走之
將欲商確故徵義類在昔虞舜父頑母嚚舜既克諧鼓篋亦允若申
生父之昏姬之惡誠宜率子道以幾諫感君心至誠雖申生之孝
不侔於舜而獻公之頑亦不逮於瞽蓋以承烝之義俾不格於姦
乎故咎之始形則齋慄祗載而爲虞舜可也若其能及禍之將兆
則讓位去國爲吳太伯可也若又不能及難之既作則全身遠害
爲公子重耳可也三失無一得於是乎致身於不義不抵陷父於
不德不慈負罪被名以至於死臣子之道不其感歟夫以堯之聖
書美曰允恭舜之孝書美曰溫恭今以申生之失道亦謂曰恭庸
可稱乎周之衰也楚子以霸王之器奄有荆蠻光啓土宇赫赫楚
國由之而興謚之爲恭猶曰薄德今申生徇其死不顧其義輕其
身不圖其君俾死之後弒三君齊卓子懷公殺十有五臣荀息
里克不鄭祁季共華賈華叔堅驪歆曩虎特宮山祁慶鄭狐突瑕
生和芮實啓禍先大亂晉國則楚恭之得也如彼申生之失也如
此異德同謚無乃不可乎左氏修魯史受經於仲尼蓋仲尼之志

立明從而明之無善惡無小大莫不微婉而發揮焉至於申生之
死也之謚也略而無幾何其謬哉何以覈諸且仲尼修春秋明則
有凡例幽則有微旨其有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者率書
名以貶之故書曰晉侯殺其太子申生不言晉人而書晉侯且名
太子者蓋明晉侯不道且罪申生陷君父於不義也以微旨考之
則仲尼之明貶可知矣以凡例推之則左氏之闕文可知矣嗚呼
先王之制謚豈容易哉蓋善惡始終必繫貶於一字所以彰明往
者而勸沮來者故君子於其謚無所苟而已矣繇是而言則恭世
子之謚不亦誣乎不亦誣乎

文粹卷第四十二

議丁總一十二首

吳興姚

鉉

箕奈

歷代是非

西伯受命稱王議

魯議

漢高祖鴻游議

貓鼠議

酷吏傳議

世祖封不義侯議

後漢賊臣董卓朝議

定制制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服母齊衰三年議

改葬服議

唐喪朋友議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大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大
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故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
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受命一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
以訓莫此為甚焉嘗說言之夫惟聖人無作則為萬代法仲尼美
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內文明而外柔順以

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文曰武王未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革命父為天子子未受命武王之會盟肆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九年大統未集子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侯天命天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象柴于上帝詔王大王王季文王改正朔號號若虞舜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定王王制既行則不應復云改制是比及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間若德死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存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所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盈則湯武放伐所謂後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絕紂凶未極而遂稱王以今天下則不可謂聖德也已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蓋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內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所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秦誓元年蓋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主業之盛自虞內始故斷為受命之歲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敘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歿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魯議

高郵

周公居攝七年致政而致成王康王追思其德命魯侯代之祀以天子禮樂魯君得奉大常外祭郊社內祭嘗禘虞夏商周之服器與官兼而用之以廣尊於天下鄆籍謂自天子至于庶人尊卑貴賤待禮而別豐者不可殺殺者不可豐成康過賜非禮也魯君受賜亦非禮也何則鄆聞有位而後行典禮仲尼不臣門人非君也季札不嗣吳爵非長也周公不王而以禮樂王者是以非禮誣周公也設欲誣周公以非禮魯謂吳天上帝亦可誣乎奈何使魯人郊昔孔子憤歎於衰周而欲求禮於魯及觀其僭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乎魯用天子禮樂者本以郊上帝既非證明文物之不當用可知矣又恐來者以杞宋用王禮為從因言杞之郊也禹也宋之郊也契也是天子之事守也杞宋二王後得守先祖禮樂魯尚守而用之耶猶懼其未能文言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祀嚴莫敢易

其常古是謂大猷此乃申言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之定分也夫子之言昭昭如揭日月而學者或以爲事更聖人未聞可否難措辭於魯議者放謙默之道則可矣於發揮之義恐未盡也詩曰爾之教矣人胥効矣魯侯用王禮其臣亦用侯之禮故季氏舞八佾於泰山設公廟歌雍徹嗟乎禮之不早辯也如此古者父爲天子諸侯子爲士祭禮從子不得從其父邪賢應鑿鑿未得用備物耳武王乎若身非禮之喪是周公不得爲聖也知其不身是成康抵之王者禮樂饒周公于魯矣安在其厲乎自周公之績孰與伊尹佐商成康之明孰與太戊崇貞伊尹不過號爲保衡至乎沃下太戊亦不加以王禮或謂周公叔父也於伊尹而爲親故尊而異之夫太伯大王之元子三以天下讓於季子季子未得之以傳祚於文武故孔子曰太伯其可謂至德也已矣及武王克紂追王太王季文王而不追太伯豈武王忘太伯之德而不親乎蓋以等威之禮名分之別爲萬代之準不爲一人私也夫人情無常以禮爲常以禮從情動則有悖且如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祖宗之廟代代不毀大凡繼體之君皆欲祖宗其交至于

功德未著不敢妄加廟稱者情非不欲限禮而已矣故禮之行於宗廟父子不得述其私而況成康又得以天地之公器大典獨私放周公乎周公有大勳于周土田附庸以益之則可拒鬯圭瓊以賜之則可若天子禮樂成康所恃以爲尊也胡可以假人成康雖欲尊於周公伯禽其忍受之以出潛其君入陷其父子若周公躬制禮樂墳土未乾而子孫不克負荷亂王者之度孔子稱其表不亦宜乎

漢高祖爲游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游雲夢以檢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以謂高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夫聖人真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赦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合諸侯各朝于方嶽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僞遊之名不可以訓是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昔崇伯之方命圯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僞象恭且有四嶽之舉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嶽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

以爲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則堯所不爲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于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稀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悉以叛換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臥虜侵之事况尤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後言巡狩諸侯不敢議朝觀大者自嫌強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達于上王者之澤滯以陵遲自靈夢始矣

貓鼠議

崔祐甫

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貓爲其食田鼠也然則貓之食鼠載在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不食仁則仁矣無乃失於性乎鼠之爲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之若大鼠也臣旋觀之雖二動物異於塵壘響先彼皆以時殺獲爲國之用此鼠有室亦何愛而使之貓受人養育職既不修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彊吏傲巡貓能致功鼠不爲害

酷吏傳議

權德輿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謂全德不然則直已猶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皆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爲循吏失剛之理者爲酷吏司馬氏修史記始作一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爲酷吏傳首愚有感焉者之爲中郎將上欲搏野堯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爲盛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臣斂手曰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爲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爲漢名臣入居命卿出總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幾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廷首足異軀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絕也蓋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勸子長既

首紆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以夫推埋沈
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其臣贊雖云引是非爭大
體又何補焉噫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陷之斯
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泄官無欺父之華異申張之欲所
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虐怒而中節者與剛似酷弱似
仁在辨之不惑而已天下以是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卷之際况然
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也猶不能辨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論

權德輿

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史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性則定國於
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漢世祖之初天命再集宜於此時貞百度
正三綱纂修德教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魚
陽之功饋卸單之慮竟以讒謗獲罪及則怨望遂攻朱浮於蒯自稱
燕王其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貞人紆難為心則當錄念
功用昭洗瑕穢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仗大順以討
之出師以征之明君君臣之義此二者皆不能用或用之而不能

盡及夫蒼頭子窵有使室之逆運其狙忍時伺即寤遂使命縣僕隸
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愚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
同歸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及乃爵於五等又以不
義為名且舉以不義莫可侯也而此侯漢爵為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
三叛人名之義無不異於是乎若縲布之喪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
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
刑賞使天下陪臺斯悉各幸其君之亂而徵侯印綬諸侯危疑之勢
彭臣下叛換之源垂名舉而汨彝訓具以憲外為戲時風浩浩湯而
不復至使桓靈采道山陽脅奪本其所以首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
歟

後漢賊臣董卓廟議

高適

昔漢祚凌夷和靈棄德宦官用事國步多艱宗社有綴旒之危宰
臣非補袞之具董卓地兼形勝手握兵鈐顛而不扶禍則先唱與晉
陽之甲君側未除入洛陽之宮臣節如掃至乃發掘園寢逼辱如嬪
太后之崩豈稱天命弘農之廢孰謂人心敢諷朝廷以自尊貴大肆
刑廣以極誅求焚燒都邑馳突放橫衣冠凍餒倚死牆壁之間光庶

則窮生塗草莽之上於是天地憤怒鬼神號哭而山東義旗攘袂爭
起連州跨郡皆以誅卓為名故兵挫於孫堅氣奪於袁紹僭擬輿服
黨助奸知驅賊東人為帝西幸淫刑以逞有湯鑊之甚要之糜爛剝
剔異端乃謂漢鼎可移馮煥方盛殊不知禍盈惡稔未或不亡故神
質允誠天假布乎母妻屠戮種族無留懸首燃臍遺臭萬代骨肉灰
燼不其快哉今狄道之人不勲卓之不臣而務其為鬼苟斯鬼足尚
則漢莽可得而神晉敦可得而廟桓玄父子可享於江鄉故朱弟兄
可祠於朔上嗟乎仁賢之魄寂寞於丘塚義烈之魂沉埋於泉壤何
馨香之氣而用放暴虐之鬼哉適竊奉吹噓庇身戎幕每承餘論飽
識公忠之言不遠下風盡知仁義之本昨忝高會敬受德音今具賊
臣之事乘以條上謹按尚書王者望秩天地之神祇諸侯祭境內之
山川亂臣不言淫祀無取則董卓之廟義當廢毀

定服制議

魏徵令狐德棻同議

臣聞禮所以決嫌疑別同異明是非者也非從天降非從地出人情
而已矣夫親族有九服術有六隨恩以薄厚稱情以立文然舅之與

姨雖為同氣論情度義先後實殊何則舅為母之本族姨乃外成他
族求之母族姨不在焉考之經文舅誠為重故周王念齊每稱舅甥
之國秦伯懷晉實切渭陽之詩在舅服止一時為姨居喪五月循名
喪實逐末棄本蓋古人之情或有未達所宜損益冥在茲乎記曰兄
弟之子猶子蓋引而進之也嫂叔不服蓋推而遠之也禮繼父同居
則為之周未嘗同居則不服為從母之夫舅之妻二夫人相為服或
曰同慶總然則繼父之徒並非骨肉服重由乎同慶恩輕在乎異居
故知制服雖繫於名亦緣恩之厚薄者也或有長年之嫂遇孩童之
叔劬勞鞠養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鴈偕老譬同居之繼父方他人
之同慶情義之深淺寧可同日而言哉在其生也愛之同於骨肉及
其死也則曰推而遠之求之本源深所未喻若推而遠之為是則不可
生而共居生而共居為是則不可死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厚其
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其義安在且事嫂見稱載籍非一鄭仲虞則
恩禮其篤顏弘都則端肅致感馬援則其見必紉孔伋則哭之為位
此並躬踐教義仁深孝友察其所行之言豈非先覺者歟但于時上

無哲王禮非下之所議遂使深情鬱鬱于千載至理藏於萬古其來
久矣豈不惜哉今屬欽明在辰聖人有作五禮詳洽一物無遺猶且
永念慎終疑神遐想以為尊卑之敘雖煥乎大備喪紀之制或情禮
未周爰命秩宗更詳考正臣等奉遵明旨觸類旁求採摭群經討論
傳記變薄俗於既往垂篤義於將來信六籍所不能談超百世而獨得
者也諸儒所守于有異同詳求厥中申明聖旨謹案曾祖父母舊服
齊衰三月請加為齊衰五月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為周年衆子婦
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為大功九月嫂反舊無服今請服小
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舅服總麻請與從母同服小
功謹議

駁行三年之服議

張柬之

夫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不刊之典也謹案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
二月乙巳公薨文公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左傳曰禮也杜元凱
注云僖公喪終此年十一月納幣在十二月士婚禮納采納徵皆有
玄纁束帛諸侯則謂之納幣蓋公為太子已行婚禮故傳稱禮也公

羊傳曰納幣不書此何以書譏喪娶在三年之內何以譏三年之內
不啻婚何休注云僖公以十二月薨至此冬未滿二十五月納采問
名納吉皆在三年之內故書何休以公十二月薨至此冬十二月纔
二十四月非二十五月是未滿三年而尚婚也案經書十二月乙巳
公薨杜以長曆推乙巳是十一月十二日非十二月經書十二月是
經誤文公元年四月葬我君僖公傳曰緩也諸侯五月而葬若是十
二月薨即是五月不得言緩明知是十一月薨故注僖公喪終此年
至十二月而滿二十五月故注明傳曰禮也據此推步杜之考校豈
公羊之所能逮況立明親受經於仲尼乎且三傳何杜所爭惟爭一
月不爭一年二十五月除喪申來無別此則春秋三年之喪二十五
月之明驗也尚書伊訓云成湯既沒太甲元年惟元祀十有二月伊尹祀于
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孔安國注云湯以元年十一月崩據此則二
年十一月小祥三年十一月大祥故太甲篇中云惟三祀十有二月
朝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是十一月大祥訖十二月朝日如王
冕服服吉而歸亳也是孔言湯元年十一月之明證顧命云四月哉

生魄王不懌是四月十六日也。孟日乙丑王崩是十七日也。丁卯命作冊度是十九日也。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須材是四月二十五日也。則成王崩至康王旃冕黼裳中間有十月。康王方始見廟則知湯崩在十一月。淹傳至殛訖方始十二月。祗見其祖顓命見廟訖諸侯出廟門俟伊訓言祗見厥祖候甸群后或在則崩及見廟殷周之禮並尚此周。因於殷禮損益可知也。不得元年以前別有一年。此尚書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禮記三年問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及痛未盡思慕未忘然而服以是斷之者豈不迭死有已復生有節又喪服四制云變而從宜故大祥鼓素琴去只以終又問傳云暮而小祥食黍栗又暮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禮食酒肉又喪服小記云再暮之喪三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此禮記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儀禮士虞禮云暮而大祥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此禮周公所制則儀禮三年之喪二十五月之明驗也。此四驗者並禮經正文或周公所制或仲尼所述吾子豈得以禮記戴聖所脩輯欲排毀漢初高堂生傳禮既未周

備宣帝時少傅石倉因淹中孔壁所得五十六篇著曲臺記以授弟子戴德戴聖廣博三人合以正經及孫卿所述並相符合列於學宮年代已久今無端構造異論既無依據深可歎息其二十五月先儒考校唯鄭康成注儀禮中月而禫以中月間見自死至禫凡二十七月又解禫云禫言澹澹然平安之意今皆二十七月後復常從鄭議也。踰月入禫禫既復常則三十五日為免喪矣。二十五月二十七月其議本同。稱以子之於父母喪也有終身之痛創巨者日久痛深者愈遲豈徒歲月而已乎。故練而慨然者蓋悲慕之懷未盡而擗踊之情已歇祥而廓然者蓋哀傷之痛已除而孤藐之念更起。此皆情之所致。豈外飾哉。故記曰三年之喪義同過隙先王立其中制以成文理。是以祥則縞帶素紕禫則無所不佩。今吾子將徇情棄禮。當為乖僻夫去縞麻之服。襲錦縠之衣。行道之人皆不忍也。直為節之以禮無可奈何。故由也不能過制為妨。服鯉也不能過暮哭其母。夫豈不懷懼名教逼已也。至若孔鄭何杜之徒。並命代挺生軌。摸來裔官。牆積仍未易可覓。但錯仰不休。必當漸入勝境。詎勞終年。斫斲虛肆。芳

言所有持撫先儒頤且以時消息

服母齊衰三年議

田再思

乾尊坤卑天一地二陰陽之位分矣夫婦之道配焉至若死喪之威降殺之等禮經五服之制齊斬有殊考妣三年之喪貴賤無隔以報免懷之慈酬罔極之恩稽之上古喪期無數既乎中葉方有歲年禮記云五帝殊時不相沿襲三王異代不相襲禮自虎通云質文再而變正朔三而復自周公制禮之後孔父刊經已來爰殊厭降之儀以標服紀之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故知禮不從天而降不由地而出也在人消息為適時之中耳春秋諸國會最知禮以周公之後孔子之邦也晉韓起來聘信周禮盡在魯矣齊仲孫來盟言魯猶秉周禮子張問高宗諒陰三年不言不聽其子服出子游為同母異父昆弟之服大功子夏謂合從齊衰之制此等並四科之數十哲之人高步孔門親承聖訓及遇喪事猶此致疑即明自古已來昇降不一者也三年之制說者紛然鄭玄以為二十七月王肅以為二十五月又改葬之服鄭云服總三月王云訖葬而除又繼母出嫁鄭云皆服王云

從子繼育乃為之服又無服之傷鄭云子生一月哭之一日王云以哭之日易服之月鄭王祖經宗傳各有異同荀勗云古求遺字為損益方知去聖漸遠殘缺彌多故曰曹禮之家名為聚議寧有定哉而父在為母三年行之已逾四紀出自高宗大帝之代不從則天皇右之朝大帝御極之辰中宗獻書之曰往時外議將可施行編之於格服之已以前王所自足跡而為律後王所是著而為令何必乖先帝之旨阻人子之情虧仁孝之心背德義之本有何妨於彝倫而欲服之周年與伯叔母齊衰與姊妹同焉夫三年之喪如白駒之過隙君子喪親有終身之憂何況再周乎夫禮者體也履也示之以切孝者畜也養也因之以心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服之有制使愚人跂及衣之必哀使見之摧痛以此防人人猶有朝死夕忘者以此制人人猶有釋服從坐者方今漸歸古朴須敦孝義抑賢引愚理資慈厚威食稻衣錦所不忍聞若以庶事朝儀一依周禮則古之見君也公卿大夫警蹕馬珪壁今何故不依乎周之用刑也則墨劓宮刑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侯甸男衛朝聘有數今何故不行也周則不五十不仕七

十不入朝今何故不依乎周則井邑兵旬以立征稅今何故不行乎
周則分土五等父死子及今何故不行乎周則冠冕衣裘乘車而戰
今何故不行乎周則三老五更膠序養老今何故不行乎諸如此例
不可勝述何獨孝思之事愛一年之服於其母乎可為痛可為動
哭者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禮記云父之親子也親賢而下不能
母之親子也取負而親之無能則憐之既嗣宗晉代之英才方外之高
士以為母重於父據齊斬升數籠籠已降何忍服之節制滅王於周
豈後代之盡斬於枯骨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又同襲服總禮
經明義婢叔遠別同諸路入引而進之觸類而長猶子咸衣苴菜李
父不服總麻推遠之情有餘睦親之義未足又母之具弟情切滑陽
翟輔論舅之寃審氏宅甥之相我之出也義亦殷矣不同從母之尊
遂降小功之服依諸古禮有爽俗情今貶舅而宗姨是陋今而榮古
此並太宗之制也行之百年矣輒為刊復實用有疑

改葬服議

韓愈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舉下緇也此皆謂子之

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
後者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
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
惟云總也傳稱舉下緇者猶緇遠也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
其服輕也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為交於神明者不可
以純凶况其緇者乎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而言則亦明
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曰禮父母改葬總
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
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子
思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
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踰月無故未有過時而
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若有故而未葬雖
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
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以知其至也改葬者為山崩
水涌毀其墓及葬而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

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以葬有闕之類是也喪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之殯瘞於野謂之葬近代以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里之外或子幼妻稚不能自還甚者拘以陰陽畏忌遂葬於其山及其反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便重也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乎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曰妻爲夫何如曰如子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猶古之弔服也

廣喪朋友議

崔祐甫

殿中侍御史安定皇甫政字公理故尚書左丞之子文行兼茂不忝

前列雅度精誠其儔蓋實祐甫昔年嘗爲左丞使介而公理又余之族甥故俾焉大曆七年余寓滌而公理寓楚適有來訊示余以所著喪朋友議余美其重禮義有古之遺軌瞻望德門軌躅無替亦感恩者之所慰幸也公理又論余曰政自從事於文舅氏未嘗以一言見誨豈所望哉蓋示公議之利病猶歟公理年未四十班在赤墀贊筆持簡爲王近臣頃又佐廉問董淮海之部名遂矣權厚矣固當緩步閑視光車美服爲貴爲達而已矣乃不遺我護掖不略我衰憊念嗷膚之戚收陪吏之舊周爰諮詢以師道見待吾亦何有但美子之求益不倦雖一勺而進可以侵天壤一拳之多可以鎮方域况其渺瀰既廣新舉已峻增之廓之於成名乎必矣皇甫氏有子哉因覽斯議忽憶永泰中於魏鄂州寧會客席與故湖南觀察韋大夫之晉同宴適值有發遠書者知鄭州且乏靡歛州瘡或以疾而歿或遇戕於盜韋氏出涕掩若而言曰二刺史之晉之友交也於是斂匕箸離筵席因歸於所次而哭三日人來弔之者韋則盡哀長號不徒感容而已又問歲祐甫佐河南西道連帥魏尚書時屬韋中之榮位有加官

者聚合藥餌十日爲宴宴前行人至知團練副使考功邢郎中字捐館於荆南和與魏鄉國接近且邢郎中則諸魏之出於尚書爲內外昆弟適受朝命爲尚書倅僕感杜賈規平公之事將入言於府主請罷宴若不可則請徹樂卒事而同列之士惡我者嗾鄙之詞死物放聽謂我推去耆辰更之智也好我者嘔感而相誨曰慎無以方衲施圓擊立自取辱焉諄諄然知不能僅儒夫也因是而自悔及其宴也太庖具酒車傾鄭衛之女列於賓席之未能優侏儒設於公堂之下晝日不足繼之以燭使夫膳夫效來酌曰曠飲斯必當見與曳之無筭又焉得終其詞哉使我不言適其宜也今者追想章湖南猶孔門之訓其他則吾不知因繼言之以報公理示之議當矣又何以規議旣成客或謂祔用曰章湖南魏江西二觀察頗嘗知其風味全直簡詠魏則先之節情強仁章之志也今吾子之論無乃剽魏而附章乎且子魏之上介也論議不虞恐非春秋內魯故宋之義蓋辯焉祔用應之曰噫寧以他規我是論也吾復之熟之有日矣章湖南之晉節情強仁誠如來議禮不云乎先王制禮賢者俯而就之不肖者企而及之子

張曰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章氏之喪朋友縱不由衷亦與夫二者之義合矣吾雖欲不與其可得哉至於故府公魏尚書公直簡諒清身敬職郡人戴於下朝聽滿於上狼籍其感豈是次之所盡哉但於刑副使之喪若忍悲而就宴可謂哀樂失其節乃左氏傳所載樂祔告人曰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及子招樂焉謂也若情不至焉率而爲宴則禮經所謂直情而徑行者戎狄之道也吾雖欲勿議又不可得也且吾之所論者因皇甫公理所著喪朋友議故縱言及之非敢定二觀察之疑貶湖南吾取節焉而已矣來議又以吾嘗爲魏公使介今茲著論異於春秋隱魯故宋者茲又近而非中也僕才雖不腆中臺之劇曹即且兼柱下史有名於著定矣受命爲尚書介彌維潤色之職事安可見責以敬故君之祀嗚呼晉悼公魏絳之君也絳戮悼公之弟韓厥趙宣之所任也厥戮宣子之僕宣子之僕各自終也悼公謝魏絳曰無重寡人之過宣子曰可賀我矣而絳厥無罪焉豈當不慎重寡人之世論議之與刑罰當置異哉子何見過倏也嗚呼天下有至公有至當知賢而舉用之至公也臨事而平觀之至當也各守其

分復何尤哉自漢徐孺子於故舉主之喪徒步千里而行一祭厚則厚矣其於傳繼非可也歷代莫之非也近日張荊州九齡又刻石而美之於後來之受舉為參佐者報恩之分往往過當或竟我王憲捨其親戚之罪負舉其不令子孫以竊名位背公死黨茲或近之時論從而與之通人又不救速往而不返徐生徐生得非失中之履霜也常積憤懣因而書之

文粹卷第四十二

文粹卷第四十三

古文甲想二十五首

五原

原道 韓愈

性原 韓愈

毀原 韓愈

纂

三原

原鬼 韓愈

原仁 韓愈

原仁 牛僧孺

五規

出規

奧規

戲規

二惡

心規

時規

惡

惡圖

惡曲

原道

韓愈

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為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故道有君子有小人而德有凶有吉考考之小仁義非毀之也其見者小也坐井而觀天曰天小者非天罪也彼以胸胸為仁子子為義其小之也則宜其所謂道道其所謂道非吾所謂道也其所謂德德其所德非吾所謂德也凡吾所謂道德云者合仁與義言之也天下之公言也老子之所謂道德

云者去仁與義言之也一人之私言也周道衰孔子沒火于秦黃老
子漢佛于晉魏梁隋之間其言道德仁義者不入于揚則入于墨不
入于老則入于佛入于彼必出于此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入者附之
出者汙之噫後之人其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孰從而聽之老者曰孔
子吾師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師之弟子也為孔子者習聞其說
樂其誕而自小也亦由吾師亦嘗去爾不准舉之於其口而又筆之
於其書噫後之人雖欲聞仁義道德之說其孰從而求之甚矣人之
好怪也不求其端不計其末惟怪之欲聞古之為民者四今之為民
者六古之教者處其一今之教者處其三農之家二而食粟之家六
工之家一而用器之家一賈之家一而資焉之家六祭之何民不窮
且盜也古之時人之害多矣有聖人者立然後教之以相生養之道
為之君為之師驅其蟲蛇禽獸而處之中土突然後為之衣飢然後
為之食木處而顛亡處而病也然後為之官室為之工以贈其器用
為之賈以通其有無為之醫藥以濟其夫死為之葬埋祭祀以長其
恩愛為之禮以次其先後為之樂以宣其膏鬱為之政以率其怠勸

為之刑以鋤其強梗相欺也為之符璽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
郭甲兵以守之害至而為之備患生而為之防今其言曰聖人不死
大盜不止剖斗折衡而民不爭嗚呼其亦不忠而已矣如古之無聖
人人之類滅久矣何也無羽毛鱗介以居寒熱也無爪牙以爭良也
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其民者也民者出粟米絲
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則失其所以為君臣不
能行君之令而致之民民不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
則誅今其法曰必棄而君臣去而父子禁而相生養之道以求其所
謂清淨寂滅者嗚呼其幸而出於三代之後不見黜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其亦不幸而不得出於三代之前不見正於禹湯文武周
公孔子也帝之與王其號名殊其所以為聖一也夏葛而冬裘渴飲
而飢食其事雖殊其所以為智一也今其言曰為不為太古之無事是
亦責冬之裘者曰曷不為葛之易也責飢之食者曰曷不為飲之
之易也傳曰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
其家欲齊其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

誠其意然則古之所為正心而誠意者將以有為也今也欲治其心而外國家天下滅其天常子焉而不父其父臣焉而不君其君民焉而不事其事孔子之作春秋也諸侯用夷禮則夷之而進奉國則中國之經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土也詩曰戎狄是膺荆楚是懲今也舉夷狄之法而加之先王之教之上幾何其不胥而為夷也夫所謂先王之教者何也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其文詩書易春秋其法禮樂刑政其民士農工賈其位君臣父子師友賓主昆弟夫婦其服絲麻其居宮室其食粟米菓蔬魚肉其為道易明而為教易行也是故以之為己則順而祥以之為人則愛而公以之為心則和而平以之為天下國家無所處而不當是故生則得其情死則盡其常郊焉而天神假廟焉而人鬼饗曰斯道也何道也曰吾所謂道也非向所謂老與佛之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孟軻之死不得其傳焉荀與揚也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由周公而上上而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

而下下而為臣故其說長然則知之何其可也曰不塞不流不止不行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饑寡孤獨廢疾者有養也其亦庶乎其可也

性原

韓愈

性也者與生俱生也情也者接於物而生也性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性五情之品有三而其所以為情七曰何也曰性之品有上中下上焉者善焉而已矣中焉者可道而上下也下焉者惡焉而已矣其所以為性者五曰仁曰禮曰信曰義曰智上焉者之於五也主於一而行於四中焉者之於五也一也不少有焉則少矣焉其於四也混下焉者之於五也反於一而悖於四性之於情視其品情之品有上中下三其所以為情者七曰喜曰怒曰哀曰懼曰愛曰惡曰欲上焉者之於七也動而處中焉者之於七也也有所其有所亡然而求合其中者也下焉者之於七也亡與其甚直情而行者也情之於性視其品孟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荀子之言性曰人之性惡揚子之言性曰人之性善惡混夫始善而進惡歟始惡而進善歟始也混而今也善

惡惡自饗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叔魚之生也其母視之知其必以賄死揚食我之生也叔向之母聞其號也知必滅其宗越椒之生也文子以為大戚知若敖氏之鬼不食也人之性果善乎后稷之生也其母無災其始匍匐也則歧歧然疑疑然文王之在母也母不憂既生也博不勤既學也師不煩人之性果惡乎堯之朱舜之均文王之管蔡習非不善也而卒為廢賢更之舜鯀之禹習非不惡也而卒為聖人人之性善惡果混乎故曰三子之言性也舉其中而遺其上下者也得其一而失其二者也曰然則性之上下者終不可移乎曰上之性就學而愈明下之性畏威而寡罪是故上者可教而下者可制也其品則孔子謂不移也曰今之言性者異於此何也曰今之言性者雜佛老而言也雜佛老而言者妄言而不異

毀原

韓愈

古之君子其責已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輕以約重以周故不急輕以約故人樂為善聞古之有舜者其為人也仁義人也求其所以為舜者責於已曰彼人也予人也彼能是而我乃不能是蚤夜以思去其不如周公者就其如周公者舜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周公大聖人也後世無及焉是人也乃曰不如舜不如周公吾之病也是不亦責於已者重以周乎其於人也曰彼人也能有是是足為良人矣能有是是足為勸矣矣取其不責其二即其新不究其舊恐恐然懼其人之不得為善之利一善易修也一藝易能也其於人也乃曰能有是是亦足矣曰能善是是亦足矣不亦待於人者輕以約乎今之君子其責人也詳其待已也廉詳故人難於為善廉故自取也少己未有善自我善是是亦足矣己未有能曰我能是是亦足矣外以欺於人內以欺於心未少有得而止矣是不亦待於已者已廉乎自於人也曰彼雖能是其人不足稱也彼雖善是其用不足稱也舉其一不計其本究其善不圖其新恐恐然惟懼其人之有聞也是不亦責於人者已詳乎夫如是謂不以眾人待其身而以聖人望於人吾未見其尊己也雖然為是者寡有慮慮與忘之謂也忘者

不能修而忘者畏人修善嘗試之矣嘗試語於衆曰某良士某良士其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怒於言懦者必怒於色矣又嘗語於衆曰某非良士某非良士其不應者必其人之與也不然則其所踈遠不與同其利者也不然則其畏也不若是強者必悅於言懦者必悅於色矣是故事修而謗興德高而毀來嗚呼士之處世而望名譽之光道德之行難矣將有仕於上者得吾說而存之其國家可幾於理也

原鬼

有嘯於梁從而燭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有立於堂從而視之無見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形有觸吾躬從而執之無得也斯鬼乎曰非也鬼無聲與形室有氣曰鬼無聲也無形也無靈果無靈音有形而無聲者物有之矣土石是也有聲而無形者物有之矣風雷是也有聲與形者物有之矣人獸是也無聲與形者物有之矣鬼神是也曰然則有怪而與民物接者何也曰是有二說漠然無形與聲者鬼之常也民有忤於天有違於民有爽於物逆於倫而感於氣於是乎

鬼有託於形有憑於聲以應之而下殃禍焉皆民之為也其既也又反乎其常曰何謂物曰成於形與聲者土石風霆人獸是也反乎無聲與形者鬼神是也不能无形與聲者物怪是也故其作而接於民也死恆動者動於民而為福亦有動於民而為禍亦有動於民而莫之為禍福適下民之有是時也作原鬼

原仁

形於上者謂之天形於下者謂之地命於其兩間者謂之人形於上日月星辰皆天也形於下草木山川皆地也命於其兩間夷狄禽獸皆人也曰然則吾謂禽獸可乎曰罪也指山而問焉曰山曰山可也山有草木禽獸皆舉之矣指山之一草而問焉曰山乎曰山則否故天道亂而日月星辰不得其行地道亂而草木山川不得其平人道亂而夷狄禽獸不得其性天者日月星辰之主也地者草木山川之主也人者夷狄禽獸之主也主而暴之不得其為主之道矣是故聖人一視而同仁篤近而舉遠

原化

皮曰休

或曰聖人之化出於三皇成於五帝定於周禮其質也道德仁義其
文也詩書禮樂此萬代王者未有易是而能治者也至於東漢西域
之教流於中國其民也舉族生敬盡產施濟子去其父夫亡其婦出
虫器器慕其風蹈其墓是百川蕩滌不可止者何哉所謂聖人化
也不曰化民乎民今知化者惟西域氏而已矣有言聖人之化者則
比戶以爲噉豈聖人之化不及西域氏之化耶何其戾也如是曰天
未厭亂不世世生聖人其道者存乎言其數者在乎文有違其言悖其
教者即戾矣古者揚墨塞路孟子辭而闕之廓如也故有周孔必有
揚墨要在有孟子而已矣今西域之教獄其基源其源亂於揚墨也
甚矣如是爲士則孰有辜哉千載之後獨有一昌黎先生露骨顯
視詬之於千百人內其言雖行其道不勝荀軒裳之士世世有昌黎
先生則吾以爲孟子矣譬如天下之民皆桀之民也苟有一堯民處
之一堯民之善豈能化天下桀民之惡哉則有心於道乃堯民矣嗚
呼今之士率邪以御衆握亂以治天下其賢尚爾求不肖者反化之
不曰難哉

原親

能嗣其親不曰子乎吾觀夫今之世誨其子者必擗肌笮骨傷愛毀
性以爲教嗚呼孟子所謂古者易子而教誠有旨歟不能教其子者
是亡其身者也不能雖其親者是捨其族者也古者佞臣愛人之貴
過乎其親必捨而事之今關是也愛人之權過乎其子必殺而徇之
易牙是也自姦已降爲夫強臣者將欲奪人之宗必先殺已子王莽殺
子字是也噫教尚不可況其殺歟或曰均是親也均是害也則周公
誅管蔡石碯殺石厚叔向像叔魚漢文流淮南可乎曰均是親也賢
則能嗣親凶則能覆族均是害也周公不誅則他人誅之石碯不殺
則他人殺之叔向不像則他人像之漢文不流則他人流之已刑則
及一人他刑則及其族此聖賢所以惜其族也刑也者仁在其中矣

原仁

牛僧孺

救天下者皆曰仁得天下者皆曰利則可乎曰不可也不得已而有
天下則曰仁得已而有者則曰利也善畏其利善次其仁皆聖也湯
文王是也原意曰聖人眎生民以天下襁褓在焚溺无不挈者然則挈

而授其家乎將遂挈而有之乎彼家无久而有之不得已而仁矣有人而有之則得已而利矣夏无人也謂死微子湯有以仁殷有人也文王畏其利前賢明湯意故无伯夷後聖明文王意故曰周之德可謂至德也已矣

出規

元結

元子問人叔將出遊三年及還元子問之曰爾去我久矣何以異乎諾曰叔將始自山中至長安見權貴之盛心憤然切悔比年於空山窮谷與夫子甘飢寒愛水水而已不數月自王公大人卿相近臣之門无不至者及一年有向與歡宴過之可弔有始賀拜候已聞就誅豈不裂封疆土未識豈无印綬懷之未暖其客得祿位者隨死得金玉者皆拏參遊讎者或刑或免叔將之身如天逃者五六似鼠藏者八九當其時環望天地如置在杯斗之中元子聞之歎曰叔將汝何思而為乎汝若思為社稷之臣則非正直不進非忠謹不言雖手足斧鉞口能出聲猶極忠言與氣借絕汝若思為祿位之臣猶當避赫赫之路顯顯之機如下廐粟馬齒食而已汝忽然望權勢而往自致

身於刑禍之方得筋骨戴肉而歸幸也大矣二三子以叔將為戒乎

劇規

州舒吾問元子曰吾聞子多矣竟將何為對曰雲山幸不求吾是林泉又不責吾非然能自全順時而老可矣復安為哉舒吾曰元子其過誤乎其太矯也吾歎此人飭言以由道藏智以全璞退身以顯行設機以樹名吾子由之使我何信元子俛而謝之勝許夫友元子聞不應舒吾之說乃曰嗟嗟元子少辭者耶何曰使吾得處但如山林不見吾是非吾將娛音稀而往也以子為歸言藏智退身設機何不曰如此豈不多於盜權竊位象汗萬物富貴始及而刑禍促之者乎元子謝不及李川問曰魏號兄之別稱載系雅終不復二論幾有意乎於戲李川吾有言則自具言達則人非吾安能使吾身之有是而令他人之有非至於聞聞也哉

戲規

元子友倚于雲丘之巔戲牧兒曰爾為牧歌當不責爾暴牧兒歌去乃暴他田田主鞭之啼而寃元子啼不止召其父而止之元子友具

卿聞之書過於元子曰嗟嗟次山苟戲小兒俾陷鞭焉而象寃之彼
牧兒望次山猶儻然不敢干其主及苟戲乃或與次山猶仇讎斯豈
慎德也歟吾聞君子不苟戲無似非如何惑一兒使不知所以象過
此非苟戲似非之非者耶惡不必易此元子報真卿曰於戲吾獨立
于空山之上戲歌牧兒得過幾不可免彼行於世上有愛憎相忌是
非相反名利相奪禍福相從至於有象戲辱者焉得不因苟戲似非
世兒惑之以及者乎真卿吾當以戲為規

心規

元子病遊世歸于商餘之中以酒自肆有醉歌夫公聞之酸音多元子
之酒請歌之歌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亦然而樂方然我曰我雲我
山我林我泉又曰元子樂矣俾和者曰何樂然尔何樂然尔我曰我鼻
我曰我口我耳歌已矣夫公曰自樂山林可也自樂耳目何哉人誰
無此元子引酒當夫曰勸君此杯酒緩飲之聽我談子行於世間目
不隨人視耳不隨人聽口不隨人語鼻不隨人氣其甚也則須封苞
裹塞不爾有滅身土家之禍傷汗毀辱之患生焉雖王公大人亦不

能自主口鼻耳目夫公何思之不熟耶

時規

乾元己亥漫更待詔在長安時中行公掌制在中書中書有醇酒時
得一醉醉中叟誕曰願窮天下鳥獸蟲魚以充殺者之心願窮天下
之醇耐美色以充欲者之心中行公聞之歎曰子何思不盡耶何不
願得如九州之地者億萬分封君臣父子兄弟之爭國者使人民免
賊虐殘酷者乎何不願得布帛錢貨珍寶之物溢於王者府藏滿
將相權勢之家使人民免飢寒勞苦者乎叟聞公言退而書之授於
學者用為時規

亞圓

元子家有乳母為圓轉之器以悅嬰兒嬰兒喜之母使為之聚孩孺
助嬰兒之樂友人公植者聞有戲兒之器請見之及見之趨焚之責
元子曰吾聞古之惡圓之士歌曰寧方為阜不圓為燭寧方為汙辱
不圓為顯榮其甚者則終身不仰視曰吾惡夫圓或有喻之以天天
無窮人不能極遠視四垂因謂之圓天不圓也對曰天縱不圓為人

稱之我亦惡焉次山奈何仁造圓轉之器恣令悅媚嬰兒小喜之長
必好之教兒學圓且陷不義躬自戲圓又失方正嗟次山入門愛
嬰兒之樂圓出門當愛小人之趨圓吾安知次山異日不言圓行圓動
圓靜圓以終身乎吾豈次山之友也元子召季川請曰吾自嬰兒戲
圓公植尚厚我言絕忍乎吾與次山以應物圓以趨時非圓不預非
圓不為公植其操乎孰刑我乎

惡曲

元子時與鄰里會曲全當時之歡以順長老之意歸泉上叔盈問曰
向夫子曲全其歡道然也苟為爾乎元子曰叔盈視吾曲其心以徇
財利曲其行以希名位當過吾吾苟全一歡於鄰里無惡然可也東
邑有金道之士聞元子對叔盈恐曰吾聞元次山約其門人曰無惡
我之小曲真憎鄙惡辭也吾輩全直卅年未常曲氣以轉聲曲辭以
達意曲步以便往曲視以回目猶患於古人古人有惡曲者不曲臂
以取物不曲膝以便坐見天下有曲於君曲於民曲於鬼神者往劫
而死之今元次山苟曲言貌強全一歡以為不蕪其直國哉若能苟

曲於鄰里強全一歡豈不能苟曲於鄉縣以全言行能苟曲於鄉縣
豈不能苟曲於邦國以彰名譽能苟曲於邦國豈不能苟曲於天下
以揚德義若言行名譽德義借顯豈有鍾鼎不入門權位不在已乎
嗚呼曲為之小為大之漸曲為之也有何不可姦邪凶惡其國音由
乎元子聞之頌曰吾以顏貌曲全一歡全直君子之惡我如此由有
過於此者何以自免

文粹卷第四十三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

古文乙摠四篇

吳興姚

鉉

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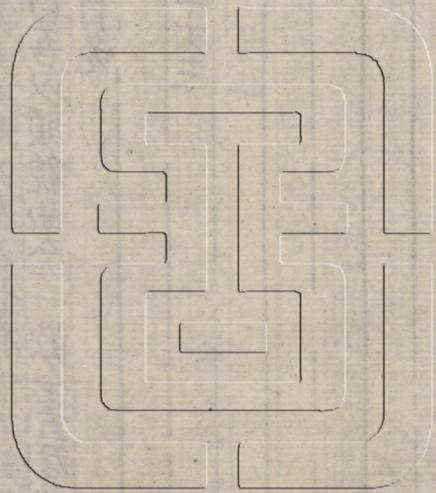
復性書三篇

平賦書一篇李翱

復性書上篇

李翱

人之所以為聖人者性也人之所以惑其性者情也喜怒哀懼愛惡欲七者皆情之所為也情既昏性斯匿矣非性之過也七者循環而交來故性不能統也水之渾也其流不清火之煙也其光不明非水火清明之過沙不渾流斯清矣煙不鬱光斯明矣情不作性斯純矣性與情不相先也雖然無性則情無所生矣是情由性而生情不自情因性而情性不自性因情以明性者天之命也聖人得之而不惑也情者性之動也百姓溺之而不能知其卒者也聖人者豈其無情也聖人者寂然不動不往而到不言而神不耀而光制作參乎天地變化



合乎陰陽雖有情也未嘗有情也然則百姓者豈其無性耶百姓之性與聖人之性弗差也雖然情之所昏交相攻未始有窮故雖終身而不自覩其性焉火之潛于山石林木之中非不火也江河淮濟之未流而泉于山非不存也石弗敲木不磨則不能燒其山林而燥萬物泉之源弗疏則弗能為江河為濟為淮東匯大壑浩浩湯湯為弗測之深情之動靜弗息則弗能復其性而燭天地為不極之明故聖人者人之先覺者也覺則明否則惑惑則昏明與昏謂之不同明與昏性本無有則同與不同二皆離矣夫明者所以對昏昏既滅則明亦不立矣是故誠者聖人之性也寂然不動廣大清明照乎天地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行止謦言無不處極也復其性者賢人循之而不已者也不已則能歸其源矣勿曰夫聖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四

時舍其序與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不違後天而奉天時天且不違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此非自外得者也能盡其性曰已矣子思曰惟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為天下至誠為能化聖人知人之性皆善可以循之不息而至於聖也故制禮以節之作樂以和之安於仁樂之本也動而中禮之本也故在車則聞和鸞之聲行步則聞佩玉之音無故不廢琴瑟視言行循禮法而動所以教人忘嗜欲而歸性命之道也道者至誠而不息也至誠而不息則虛虛而不息則明明而不息則照天地而無遺非他也此盡性命之道也哀哉人人可以及於此莫之止而不為也不亦惑耶

昔者聖人以傳于顏子顏子得之拳拳不失不遠而復其心三月不違仁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其所以未到於聖人者一息耳非力不能也短命而死故也其餘升堂者蓋皆傳也一氣之所養一雨之所膏而之者各有淺深不必均也子路之死也石乞孟釐以戈擊之斷纓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結纓而死由非好勇而無懼也其心寂然不動故也曾子之死也曰吾何求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此正性命之言也子思仲尼之孫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傳于孟軻孟軻曰我四十不動心軻之門人陸者公孫丑萬章之徒蓋傳之矣遭秦焚書中庸之弗焚者一篇存焉於是此道廢缺其教授者惟節文章句威儀擊劔之術相師焉性命之源則吾弗能知其所傳矣道之極于剝也必復吾自六歲讀書但爲詞句之學志于道者四年矣與人言之未嘗有是我者也南觀濤江入于越而

吳郡陸參存焉與之言陸參曰子之言尼父之心也東方有聖人焉不出乎此也南方有聖人焉亦不出乎此也唯子行之不息而已矣嗚呼性命之書雖存學者莫能明是故皆入於莊列老釋不知者謂夫子之徒不足以窮性命於道信之者皆是也有問于我我亦吾之所知傳焉遂書于書以開誠明之源而缺絕廢棄不揚之道幾可以傳於世命曰復性書以治乎心以傳乎人於戲夫子復生不廢吾言矣

復性書中篇

或問曰人之昏也久矣將復其性者必有漸也敢問其方曰弗慮弗思情則不生情既不生乃爲正思正思者無慮無思也易曰天下何思何慮又曰閑邪存其誠詩曰思無邪曰已矣乎曰未也此齋戒其心者也猶未離於靜焉有靜必動

有動必靜動靜不息是乃情也易曰吉凶悔吝
生乎動者也焉能復其性耶曰如之何曰方靜
之時知心無思者是齋戒也知本無有思動靜
皆離寂然不動者是至誠也中庸曰誠則明矣
易曰天下之動貞夫一者也問曰不慮不思之
時物格于外情應于內如之何而可止也以情
止情其可乎曰情者性之邪也知其為邪本無
其心寂然不已邪思自息惟性明照邪也何所
生如以情止情是乃大情也情之相止其有已
乎易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有不善未嘗不
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易曰不遠復無祗悔元吉問曰
本無有思動靜皆離然則聲之來也其不聞乎物之形
也其不見乎曰不聞不聞是非人也視聽昭昭不起於
見聞者斯可矣無不知也無弗為也其心寂然光照天地
是誠之明也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易曰無思也無

為也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志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與於
此曰敢問致知在格物何謂也曰物者萬物也格者來至也物至
之時其心昭昭然辨焉而不應於物者是致知也是知之至也知
至故意誠意誠故心正心正故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理國
理而天下平此所以能參天地者也易曰與天地相似故不違智
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安
士敦乎仁故能愛範圍天地之化而不過曲成萬物而不違通乎
晝夜之道而知故神無方而易無體一陰一陽之謂道此之謂也
曰生為我說中庸曰不出乎前矣曰我未明也敢問何謂天命之
謂性曰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性者天之命也率性之謂道曰何謂
也曰率循也循其源而反其性者道也道也者至誠也至誠天之
道也誠者定也不動也循道之謂教曰何謂也曰教也者人之道
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者也循是道而歸其本者明也教也者則可以
教天下矣顏子其人也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說者
曰其心不可須臾動焉故也動則遠矣非道矣變化無方未始離

於不動故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覩恐懼乎其所弗聞莫見
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說者曰不覩之覩見莫大焉不
聞之聞聞莫甚焉其心不動是不覩之覩弗聞之聞也其復之不
遠矣故慎其獨慎其獨者守其中也問曰昔之注解中庸者與生
之言皆不同何也曰彼以事解我以心通者也曰彼亦通於心乎
曰吾不夢曰聖之言修之曰吾至於聖乎曰十年擾之一日止之而
求至焉是孟子所謂以一杯水而救一車薪之火也甚哉止而不
息必誠誠而不息必明明與誠終感不違則能終身矣造次必於
是顛沛必於是則可以希於至矣故中庸曰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
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
物也悠久所以成物也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如此者不
見而彰不動而變無爲而成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問曰久之
性猶聖人性歟曰梁紂之性猶堯舜之性也其所以不覩其性者
嗜欲好惡之所昏也非性之罪也曰爲不善者非性邪曰非也乃
情所爲也情有善而不善性無善而不善焉孟子曰人無有不善

水無有不下夫水搏而躍之可使過顛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豈
水之性哉其所以導引之者然也人之性皆善其不善亦猶是也
問曰堯舜豈不有情耶曰聖人至誠而已矣堯舜之舉十六相非
喜也流四凶非怒也中於節而已矣其所以皆中節者設教于天
下故也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中庸曰喜怒哀樂
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
者天下之達道也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易曰惟深也故
能通天下之志惟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惟神也故不疾而速不
行而至聖人之謂也問曰人之性猶聖人之性嗜欲愛惡之心何
因而生也曰情者妄也邪也曰邪與妄則無所因矣妄情滅息本
性清明周流六虛所以謂之能復其性也易曰乾道變化各正性
命語曰朝聞道夕死可矣能正性命故也問曰情之所昏性即滅
也何以謂之猶聖人之性也曰水之性清激而渾之者泥沙也方
其渾也情性豈遂無有耶久而不動泥沙自沉清明之性鑒于天
地非自外來也故其渾也性本弗失及其復也性亦不生人之性

亦猶水也問曰人之性本皆善而邪情昏焉敢問聖人之情將復為嗜欲所渾乎曰不復渾矣情本邪也妄也邪妄無因不能復聖人既復其性矣知情之為邪邪既為明所覺矣覺則無邪邪何由生也伊尹曰天之道以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者也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此道覺此民也非予覺之而誰也如將復為嗜欲所渾是尚不自覺者也而況能覺後人乎曰敢問死何所之耶曰聖人之所不明書于策者也易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精氣為物游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斯盡之矣子曰未知生焉知死然則原其始反其終則可以盡其生之道生之道既盡則死之說不學而自通矣此非所急也予修之不息其自知之吾不可以章章然言非書矣

復性書下篇

書而作文而休者凡人也作乎非作者也與物皆作休乎非休者也與物皆休吾則不類於凡人晝無所作夕無所休作非吾作也作有物休非吾休也休有物作耶休耶吾皆離而不存予之所存

者終不亡且離矣人之不力於道也昏不思也天地之間萬物生焉人之於萬物一物也其所以異於鳥獸蟲魚者豈非道德之性全乎哉受一氣而成形一為物而一為人得之甚難也生乎世又非深長之年也以非深長之年行甚難得之身而不專專於大道肆其心之所為其所以自異於禽獸蟲魚者亡幾矣昏而不思其昏也終不明矣吾之生二十有九年矣思十九年時如朝日也思九年時亦如朝日也人之受命其長者不過七十八十年九十年百年者則稀矣當百年之時而祇年九十年時也與吾此日之思于前也遠近其能大相懸耶其又能遠於朝日之時耶然則人之生也雖享百年若雷電之驚相激也若風之飄而旋也可知矣况千百人而無一及百年之年哉故吾之終日志於道德猶懼未及也彼肆其心之所為者獨何人耶

平賦書一篇并序

李翱

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孟子曰欲輕之於堯舜之道大貉小貉也欲重之於堯舜之道大桀小桀也

是以什一之道公私皆足人既富然後可以服教化反淳朴古之聖賢未有不善於為政理人而能光于後代者也故善政者莫大於理人理人者莫大於既富之又教之凡人之情莫不欲富足而惡貧窮四人之苦者莫甚於農人麥粟布帛農人之所生也歲大豐農人猶不能足衣食如有水旱之災則農人先受其害有若曰百姓不足君孰與足夫如是百姓之視其長上如仇讎安既不得享其利危又焉肯盡其力自古之所以危亡未有不由此者也人皆知重斂之可以得財而不知輕斂之得財愈多何也重斂則人貧人貧則流者不歸而天下之人不來由是土地雖大有荒而不耕雖耕之而地力有所遺人日益困財日益匱是謂棄天之時遺地之利竭人之財如此者雖欲為社稷之臣建不朽之功誅暴逆而威四夷徒有其心豈可得耶故輕斂則人樂其生樂其生則居者不流而流者日來居者不流流者日來則土地無荒桑柘日繁盡力耕之地無餘利人日益富兵日益強四鄰之人歸之如父母雖欲驅而去之其可得耶是以與之安而居則富而可教與之危

而爭則人皆自困孟軻所謂率其子弟攻其父母自有生人已來未有能濟者也嗚呼仁義之道章章然如大道焉人莫不知之然皆不能行何也見之所未盡而又有嗜欲以害之其自任太多而任人大寡是以有土地者無代無之雖莫不知之然而未有一人能行之而功及於後代者由此道也秦滅古法墮井田而夏殷周之道廢相承滋久不可卒復軻是以取可行於當時者為平賦書而什一之法存焉庶幾乎有能行之者云爾

九為天下者賦千里之都為千里之都者賦百里之州為百里之州者起於畝之田五尺謂之步古者六尺為步古之尺小為茲時之尺四尺八寸則方一寸為古之方一步餘三百步六寸二分

五釐二百有四十步謂一畝古者步百畝與此時不同從俗之數則易行也一畝為古之田三畝

三百六十步謂之里古者畝百為大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之田九夫三屋方三百步為一里也方

一里之田九夫頃畝名也方一里之田五百有四十畝畝百為頃

五頃四十畝也古之里雖小其畝又加小所以古之方一里為田

九頃茲時方一里爲田五頃四十畝爲古之田一十六頃有二十畝也十里之田五萬有四千畝五百四十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頃也百里之州五十有四億畝五萬四十頃也爲古之田一十六萬二十頃也千里之都五千有四百億畝五百四十萬頃也爲古之田一千六百二十萬頃也方里之內以畝爲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菘菲菜蔬之所生植里之家給焉古者方一里爲井爲田九百畝農夫八家各受田百畝公田八十畝八家同養公田公事畢然後理私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餘田二十畝餘爲閭井屋室茲時里既加大一畝之田爲古之田三畝則十畝之田爲古之田三十畝較其多少亦相若矣九百里之州爲十里者百州縣城郭之所建通川大途之所更立墓鄉井之所聚則遂溝澮之所渠大計不過十里者三十有六有田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一萬九千四百四十頃也百里之家給焉千里亦如之高山大川則博其中長縱短而重之一畝之田以強井弱水旱之不時雖不能盡地力者歲歲不下粟一石公索其十之一九百里之州有

田五十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菘菲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三萬四千五百六十頃也率十畝粟一石爲粟三十四萬五千有六百石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九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其田間樹之以桑九樹桑人百之所沐者謂之功桑太寡則乏于帛桑太多則暴于田是故十畝之田植桑五功一功之蠶取不宜歲度之雖不能盡其功者功不下一疋帛公索其百之十九百里之州有田五十有四億畝以一十九億四萬有四千畝爲之州縣城郭通川大途遂溝澮丘墓鄉井屋室徑路牛豚之所息菘菲菜蔬之所生植餘田三十四億五萬有六千畝麥之田大計三分當其一其土卑不可以植桑餘田二十三億有四千畝樹桑九百一十五萬有二千功率十取一疋帛爲帛一十一萬五千有二百疋以貢于天子以給州縣九執事者之祿以供賓客以輸四方以禦水旱之災皆足于是矣蠶寡孤獨有不人疾者公與之

粟帛能自給者弗征其田桑九十里之鄉為之公困焉鄉之所入于公者歲十舍其一于公困十歲得粟三千四百五十有六七十之鄉多人者不足千六百家鄉之家保公困使勿偷饑歲并入不足于舍量家之口多寡出困與之而勸之蠶以須麥之升焉及其大豐鄉之正告鄉之人歸公所與之當戒必精勿滯以內于公困窮人不能歸者與之勿徵于書則歲雖大饑百姓不困于食不死于溝洫不流而入于他邦人既富樂其生重犯法而易為善教其父母使之慈教其子弟使之孝教其鄉黨使之敬讓羸老者得其安幼弱者得其養鰥寡孤獨有不人疾者皆樂其居屋室相鄰煙火相接于百里之內與之居則樂而有禮與之守則人皆固其業雖強暴之兵不敢凌自百里之內推而布之千里自千里而被于四海其孰能當之是故善為政者百姓各自保而親其君其君雖欲危亡弗可得也其在詩曰追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力兮女下民或敢侮予此之謂也

文粹卷第四十四

文粹卷第四十四

古文丙 摠六十七篇

吳興姚

欽

纂

鹿門隱書六十篇

皮日休

古漁父四篇

劉蛻

特議三篇

元結

鹿門隱書六十篇并序

皮日休

醉士隱於鹿門不醉則遊不遊則息息於道思其所未至息於文慙其所未周故復草隱書焉嗚呼古聖王能旌山夫谷民之善者意在斯乎或曰仲尼修春秋紀災異近乎怪言虎賁之勇近乎力行衰國之政近乎亂立祠祭之禮近乎神將聖人之道多岐而難通也奚有不語之義也曰夫山鳴鬼哭天裂地坼怪甚也聖人謂一君之暴災挺天地故諱耳然後世之君猶有窮凶以召災極暴以市異者矣夫桀紂之君握鉤伸鐵撫梁易柱手格能罷走及虎兇力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尚力而虐物貪勇以喪生然後世之君猶有喜角觝而忘政受拔拒而過賢者寒泥竊室子頑通母亂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為蛇豕民為淫蠹然後世之

君猶有易內以亂國通室以亂邦者夏啓畜乘龍周穆燕瑶池神甚也聖人隱而不言懼來世之君以幻化致其物以左道成其樂後世之君猶有躡封禪以求生悉祠祀以祈欲者嗚呼聖人發一言為當世師行一行為來世軌豈容易而傳哉當仲尼之時苟語怪力亂神也吾恐後世之君怪者不在於妖祥而在於政教也力者不在於角觝而在於侵凌也亂者不在於枉席而在於天下也神者不在於濺鬼而在於宗廟也若然者其道也豈多岐哉
民性多暴聖人導之以其仁民性多逆聖人導之以其義民性多縱聖人導之以其禮民性多愚聖人導之以其智民性多妄聖人導之以其信若然者聖人導之於天下賢人導之於國衆人導之於家後之人及導為取反取為奪故取天下以仁得天下而不仁矣取國以義得國而不義矣取各位以禮得名位而不禮矣取權勢以智得權勢而不智矣取朋友以信得朋友而不信矣堯舜導而得也非取也得之仁殷周取而得也得之亦仁吾謂自巨君子孟德已後行仁義禮智信者皆奪而得者也悲夫

文學之於人也譬乎藥善服有濟不善服反為害

或曰聖人見一善必汲汲慕之夫丹朱商均雖曰不肖豈便毒於材虎哉何其嗣之遠也且善足以保身不足以保天下噫丹朱商均苟非堯舜之子一身且不自保况天下哉

毀人者自毀之譽人者自譽之夫毀人者人亦毀之不曰自毀乎譽人者人亦譽之不曰自譽乎

或曰神農牛首蚩仲鳥身信乎哉曰非形也象也夫梟羊黧獠尚猶類人况聖賢也哉

或曰夏禹為黃熊信乎哉曰非也感也夫簡狄吞鳥卵而生契姜嫄履大迹而產稷是也當禹之母夢熊而生耳不然者禹誠是熊吾以聖人為罔象也

或曰孟子云予何人也舜何人也是聖人皆可脩而至乎曰聖人者天也非脩而至者也夫知道然後能脩能脩然後能聖且堯為唐侯二十而以德盛舜為鯀民二十以孝聞焉在乎脩哉后稷之戲必以藝殖焉仲尼之戲必以俎豆焉在乎脩哉蓋脩而至者顏子也

孟軻也若聖人者天資也非脩而至也

窮山人盡行也大江人盡涉也然而不幸者有遇虎兇之暴蛟龍之患者矣豈以是而止者哉夫途有遇是患而死者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今之上為名與勢苟刑禍及流竄至是監刀鋸者必名人司流竄者必勢士繼其踵者惟恐其行之不速也嗚呼名與勢然也吾患其內虎兇乎蛟龍乎是天不為人幸也非人也其或披林逐虎兇入水嬰蛟龍遇其患也是人不為天幸也非天也若是以遇禍則終身所為心之駟儻焉

君子不為其所不為小人為其所不為

可以威而不威可以殺而不殺難也

繫者不觀其窮觀其富也慎者不觀其危觀其勢也苟當窮能繫當危能慎戒也非真也

古之官人也以天下為己累故已憂之今之官人也以己為天下累故人憂之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必惕惕然皆欲

驅牛馬以活之也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有欲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伊尹五就湯五就桀皮子採廉於伯夷廉於天下不為隘矣擇和於下惠和於天下不為不恭矣取志於伊尹志於天下不為大矣

天有造化聖人以教化禪之地有生育聖人以養育禪之四時有信聖人以誠信禪之兩曜有明聖人以文明禪之噫禪於天地者何獨聖人雖禽獸昆蟲雲物亦不能自順其化麟鳳禪於祥瑞也蛟龍禪於潤澤也昆蟲禪於地氣也雲物禪於天候也而況於聖人乎況於鬼神乎故紆夫君之組綬食圭人之膏血苟不仁而位是不禪於祿食也况能禪於天地乎吾乃知是禽獸昆蟲雲物不竊於天地之覆燾也

舟之有佗五勒反動舟貌猶人之有道也佗不安也舟之行匪佗

不進是不安而安也人之行也猶舟之有佗匪道不行是不行而行也夫秦失佗於項項遺佗於漢是聖人之道不安其所安小人

之道安其所不安也

伊尹之道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人吾得志弗爲也與之以道取之以道天下可也况一介哉伊尹之道近乎執吾去執而取廉者也伯夷不仕非君不治非民孰急天下以非君子湯不當事桀文王不當事紂也以非民乎桀民不赴殷紂士不歸周矣故伯夷之道過乎高吾去高而取介者也

柳下惠何事非君何使非民與惡人言雖袒裼裸裎於我側爾焉能澆我哉吾得志弗爲也夫蚍蜉豈過人而有禮哉民之下者亦若是而已柳下惠之道過乎濶吾去濶而取辨者也

於戲黃卷之內聖賢者皆在焉慕而不及愛而不可必鬱鬱於厲夫至乎是者爲心乎爲身乎心則勞身則憊嗚呼道果不在於自用古之奢也吾不奢古之儉也吾不儉適管晏之中或可以噫古之奢也儉今之奢也濫古之儉也性今之儉也名

學而廢者不若不學而廢者學而廢者恃學而有驕驕必辱不學

而廢者愧已而自卑卑則全

勇多於仁謂之暴才多於德謂之妖 小善亂德小才耗道

以有善而不進以有才而不脩孔門之徒恥也

古之隱也志在其中今之隱也爵在其中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喪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人之肆其志者其如後患何 聖人能與人道不能與人志

嗚呼才望顯於時者殆哉一君子變之百小人妬之一愛罔不勝於百妬其為進也難

不以堯舜之心爲君者具君也不以伊尹周公之心爲臣者具臣也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吾知夫不教之民也豈易御而易匠者哉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或曰子之道有以邁千人子之貌固不足加於衆噫何哉曰亦何異哉伊臯亦人耳孔顏亦人耳

不思而立言不知而定交吾其憚也

知道而不行知賢而不舉甚乎穿窬也夫盜也者不能盡一室如不行道足以喪身不舉賢足以亡國

金貝珠璣非能言而利物者也至夫有國者寶之甚乎賢惜之過乎聖如失道而有亂國且輸人況夫金貝珠璣哉

聖人行道而守法賢人行法而守道衆人侮道而貨法

古之決獄得民情也哀今之決獄得民情也喜哀之者哀其化之不行喜之者喜其賞之必至

周公爲天子下白屋之士今觀於一命之士接白屋之人斯禮遂亡悲夫

幸君之急而見懲亂己之讎而爲直因躬不好者而爲廉因人不樂者以爲正大人不由也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道猶斜逕坦途無不之也斜逕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有津梁之斜逕者苦荆棘

三王之世民知生而不知化五帝之世民知化而不知德

毀人者失其直譽人者失其實近於鄉原之人哉

憚勢而交人勢劣而交道息希利而友人利薄而友道退

明君善全臣者不狎哲士善全友者不暱

或曰我善治苑囿我善視禽獸我善用兵我善聚賦古之所謂賊民今之所謂賊臣

奸妨能害稼不能害人奸邪善害人害稼者有時而稔是不害也雖有祝鮀之佞宋朝之美其害人也

或問君子之道何如則可以常行矣曰去四蔽用四正則可以常行矣曰何以言之見賢不能親聞義不能伏當亂不能正當利不能節此之謂四蔽道不正不言禮不正不行文不正不脩人不正

不見此之謂四正

鷓鷯不常見君子慕焉鷓鷯常見小人捕焉噫君子之出處亦猶夫鷓鷯而已矣

不位而尊者曰道不貨而富者曰文噫吾將謂得時乎尊而驕者不爲矣吾將謂失時乎富而安者吾爲矣

或曰將處乎世何如則可以免乎諺曰去六邪用四尊則可矣曰何以言曰諫未深而諉君交未至而責友居未安而罪國家不儉而罪歲道不高而凌貴志不定而羨富此之謂六邪也自尊其道堯舜不得而卑也自尊其親天下不得而誣也自尊其已孩孺不得而娛也自尊其志刀鋸不得而威也此之謂四尊也

變雖至而不殊

雖已危而不擠勢方盛而知足利正中而識已豈

小人之能哉

以儉而獲罪猶遠乎奢以退而遇諉尚愈乎進

弓箕之家生子而捨乎弓箕陶旒之家生子而捨乎陶旒噫吾之

道猶弓箕乎陶旒乎

自漢至今民產半入乎公者其唯桑弘羊孔僅乎衛青霍去病乎

談遇聖天子吾知乎桑孔不過乎賈豎衛霍不過乎士伍

古之殺人也怒今之殺人也笑

古之用賢也為國今之用賢也為家

古之醜營也為酒今之醜營也為人

古之置吏也將以逐盜今之置吏也將以為盜

或曰揚墨有道乎曰意錢格塞皆有道也何啻乎揚墨哉吾知夫

今之人嗜揚墨之道者其一夫之族耳

古漁父四篇有後序

劉蛻

史行山逐禽而逢虞人虞人反以罟而獵史叟欺虞人以事鬼神

而得逸他日史之子壯圍山而離獵善父者曰今日凡在山澤殺

無赦虞人亡於大澤漢之父教之以漁漁利厚於罟罟之年富於

澤上反聞史將殺其子於帝側帝教之以漁天下天下之利厚於

陶稼末之年富於九州漁者常以此自笑而聞於士師士師以鷹

執之漁者對曰始臣學漁不學笑天下而天下入臣笑舜聞之亦

曰始朕學事史不學受天下禪而天下禪朕

晦冥之後漁者啼而奔帝幸曰始風微水止魚聚臣舟臣垂之十

鈎魚方眠臣鈎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蓋戮於燮理

者辛應曰爾不得魚市不闕魚亦殺人得魚耳夫多魚而垂之十

鈎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然而猶相與眠其鈎豈非君其餌薄乎

何戮之有微子自旁聞之亦曰殷餽薄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暮有二舟還而爭一舟於中流空舟中者恃其無傷舟中也則盛鬪以薄兩舟果與俱覆明日訟於王王以其罪均也平於二漁既而空舟者歸告其子曰吾勝矣覆彼所載載魚者歸亦告其鄰曰吾勝矣其鄰笑曰罪均而子獨覆所載孰謂勝乎

有置魚於葦間仰見鳴鳶集其上乃射木於器旁以懼之明日澤西漁者乃刻材澤畔前日置魚者目眈而去而三年不敢漁其妻笑曰始偽以給此之魚學偽得盜一澤之利

篇後序

會昌甲子歲余於西塞巖下見版洗而得漁父書七篇尚多古文然其三篇甚怪刃淺近類詞賦今皆捨之其四篇余特為之箋正其文字然前二篇又有高致後二篇則託寓鄙俚以其頗有譏勸余亦存之然不知其年代故謂之古漁父

時議三篇并表

元結

臣結言自以昏庸無堪逸浪江海陛下忽降公詔遠徵愚臣陛下豈不以凶逆未除盜賊屢起百姓勞苦力用不足將社稷大計與天下圖之者乎荒野賤臣始見軒陛又拘限忌諱不能悉下情以上聞則陛下安用煩勞車乘招禮賢異臣實不能當君子之羞受小人之辱故編輿阜之說為三篇命曰時議敢以上聞抵冒天威謹伏待罪臣結頓首謹上

時議上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往年逸亂之兵東窮江海南極淮漢西抵秦塞北盡幽都今趙衛之疆悉為盜有凶勇之徒攻四方者幾百餘萬如屯守三京從衛魁帥者不計當時之兵可謂強矣當時人心已不固矣天子獨以數騎僅至靈武引聚餘弱憑凌強寇頓軍岐陽師及渭西曾不踰時竟能摧堅銳復兩京逃降逆類悉收河南州縣今河北隴險軒逆尚餘今山谷江湖稍多亡命今所在盜賊屢犯州縣今天下百姓或轉徙流亡今臨敵將士多喜奔散今賢士君子不求任使天子往在靈武至于鳳翔無今日兵革而能勝

敵無今日禁制而無亡命無今日威令而盜賊不起無今日財用而百姓不亡無今日封賞而將士不散無今日朝廷而人思任使何哉豈天子能以弱制強不能以強制弱豈天子能以危求安而忍以未安忘危時之議者或相對曰此非難言甚易言矣天子往年悲恨陵廟為凶逆傷汗怨憤上皇忽南幸巴蜀哀傷宗戚多見誅害驚惶聖躬動息無所是以勤勞不辭親撫士卒與人權位信而不疑渴聞忠直過則善改如此所謂以弱制強以危求安今天子重城深宮燕私而居冕旒清晨纓珮而朝太官具味當時而食太常脩樂和聲而聽軍國機務參詳而進萬姓疾苦時或不聞而廡有良馬宮有美女輿服禮物日月以備休符佳瑞相繼而有朝廷歌頌盛德大業四方貢賦尤異品物公族姻戚喜荷帝恩諸臣戲官怡愉而顏而文武大臣至於公卿庶官皆權位爵賞名實之外似已過望此所以不能以強濟弱忍以未安忘危若天子能視今日之安如靈武之危事無大小皆若靈武何寇盜強弱可言當天下曰無事矣

時議中篇

時之議者或相謂曰吾聞道路云云說士人共自謀曰昔我奉天子拒凶逆勝敵則家國兩存不勝則家國兩亡所以生死決戰是非極諫今吾屬名位已重貨財已足爵賞已厚勤勞已極天下若安吾何苦哉天下若不安吾屬外無仇讎相害內無窮賤相迫何苦更當鋒刃以近死乎何苦更忤人主以近禍乎又聞曰嗚呼吾州里有忠義之者仁信之者方直之者今或有病父老母孤兒寡妻如身能存者皆力役乞丐凍餒不足況於死者父母妻子人誰哀之又聞曰今天下殘破蒼生危急受賦後者多寡弱貧獨流亡死生悲憂道路蓋亦極矣天下若安我等豈無隴畝以自處若不安我不復以忠義仁信方直死矣縱有盜於我者安則隨之人且如此其然何故時之議者相對曰今國家非欲其然蓋失於太明太信而然耳夫太明則見其內情將藏內情則因惑生焉罔上惑下能令必信信可必矣故太信焉太信之中至姦元惡卓然而存如此使朝廷遂亡公直天下遂失忠信蒼生遂益冤怨如公直亡

矣忠信失矣冤怨生矣豈天子大臣之所喜乎將欲治之能無端由吾屬議於野者又何所及

時議下篇

時之議者或相問曰今天子思安蒼生思滅姦逆思致太平方力圖之非不勤勞於今四年而說者異之何哉時之議者或相對曰如天子所思如說者所異天子大臣非不知之凡有制詔皆常言及言雖殷勤事皆不行前後再三頗類諧戲今或有仁恤之令憂勤之詔人皆族立黨語指而議之其由何哉以言而不行之故也天子不知其然以為言雖不行足堪沮勸嗚呼沮勸之道在明審均當而必行也必不行矣有言何為自太古已來致理興化未有言之不行而能至矣若天子能追行已言之令必行將來之法且免天下無端雜徭且除天下隨時弊法且去天下拘忌煩令必任天下賢異君子屏斥天下凡邪小人然後推仁信威令與之不惑此則帝王常道何為不及

唐文粹卷第四十四下

文粹卷第四十五

古文丁摠三十一首

言對卷拜禹言李翱

拜嶽言陳黯

冶家子言陸龜蒙

齊處士言袁皓

英雄之言羅隱

言鑿李華

齊誅阿大夫語牛僧孺

設毛延壽自解語程晏

對禹問韓愈

濟為濟問李甘

寒泉子對秦惠王陸龜蒙

齊司殺對程晏

真龍對盛均

愚谿對柳宗元

紀梁公對楊夔

荅問諫者陳黯

經旨

文道元龜尚衡

禹詰陳黯

補逸書白居易

疑經司空圖

正尸祭皮日休

拜禹言

李翱

貞元十五年六月二十九日隴西李翱敬再拜禹之堂下自賓階

鉉纂

升北面立弗敢歎弗敢祈退降復敬再拜哭而歸且歌曰惟天地之無窮哀人生之長勤往者予弗及來者吾弗聞已而已而

拜嶽言

陳黷

黷自關東隨計來關下經華嶽祠有巫導以祈謁迺徹蓋整衣馨爐瀝觴頰拜而前緘默而退巫曰客是行也務名耶官耶胡為乎有祈禮而無祈詞神之於靈而吝益舒乃誠曰余其來拜句以嶽長群山猶人之有聖賢草木之有松蘭百川之有河海鱗羽之有虬鸞焉屹屹崇崇干霄柱空載國祀典宜久攸宗拜之思盡乎余之敬詞之黷懼乎神之聰且神視果高而聽果深必福其善而禍其淫余行合乎神也必照而臨如欺乎神也祈之乎何心巫兮余言無妄兮為妄言者之箴

冶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銘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且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集殷賦重東耒耜者一蠶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宮室臺榭侈其集益倍民竭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集又倍前也今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觀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齊處士言

表皓

齊祖受宋禪大宴鄉士顧謂丞相曰予不肖幸有天下非百執事羽翼小子共拯宋人之溺也然予不敢易時而侮器使不逾載致黃金與土同價朝臣稱賀內外誼懼快喜相聲日走天下齊封父聞而慶曰宋人生矣而告鄉處士處士聞而泣曰搶虎逢狼改時而亡吾為宋人幸宋死果墜炭於齊矣新主之言豈成聖人之道耶君王知黃金貴於土不知百姓視土貴於黃金吾聞古者土地之封在於民阜而國殷土有林木民時而取土有鱗鼈民時而煮土有禾黍民時盈度金玉在山桑麻在原聖人不禁無私無官死者有土生者有田聖人樂而百姓曰百姓憂而聖人然句絕秦傳亂國之疾百姓之苦莫痊漢壤既廣百姓饒矣土地之利百姓莫

時而窺之金玉在山鹹澗在田取塊土者犯禁而死亡無土而可以田歿無土而及乎泉生則稅蠶而郡督警剋而吏竊國吾視宋人之評久矣未見宋人有寸土者君王苟欲致民於生地不若溥民之賦貽民之利知百姓貴土於黃金則其民受福於齊矣封父敬而謝曰吾將聞執政者可乎處士曰否是欲急挈吾於禍矣惟父勿施吾將狂

英雄之言

羅隱

物之所以有韜晦者防乎盜也故人亦然夫盜亦人也何獲焉衣服焉其所以異者退讓之心貞廉之節不惟其性耳視王帛而取者則曰牽於寒餓視家國而取者則曰救彼塗炭牽於寒餓者無得而言矣救彼塗炭者則且以百姓心為心而西劉則曰居宜如是楚籍則曰可取而代噫彼必無退讓之心貞廉之節蓋以視其靡曼驕崇然後生其謀耳為英雄者猶若是況常人乎是以峻守逸游不為人之所窺者鮮矣

言賢

李華

晉侯方畚秦既而有疾秦伯使醫和視之將行戒之曰鄰國相病大夫何以為行對曰臣不發藥石請以詞痊晉侯而國無害秦伯悅以卿禮遺之和至于晉晉君幄銅鞮之宮憑豐肥倚柔容更衣被珠王者百許人膳夫列鼎於庭而後延客客辭曰始受命於寡君以除君疾為役今大國反以色與食病臣非臣所及也中軍師對曰此寡君待先生之禮也不意為過敬惟所擇客曰臣轡而馳千里形甚勞而氣不足所欲者酒一盛果一器膳鱸佐飯而已其餘不敢煩大國再拜受賜而診之曰君聲流而陽濁而浮色寒而容壯與楚王相若亦可為也亦不可為也晉侯曰楚子何如而方寡人客曰臣嘗聘楚楚境大而富山川林藪之盛踰淮而竟南海晉與齊秦不敵也晉侯曰寡人未嘗涉楚且置楚王願聞其國之說客曰君不念臣亦未究楚封疆之事直以所見言之楚也近郊去郢尚三百里引車登岡平視諸宮丹素燭天仰不見空如水漂浮半在其中滄波動搖低昂隨風鵲鵲南極山松不盡乍伏乍起參差高卑流雲重輒或滅或明道路絲絲縈山繞川車蓋如軒稍

覺空原赤霄冒頂舉手摩天向之高者乃在車下陰谿冥冥投石
無聲狀其乳死之內則連山黠以當戶容杳杳而葉葉若堅刃
與慢塗呀將拚而復合露封隙之故空聲小往而大蒼登崖峴以
日曠呼却反穿偃仆而雲昏鳥合及濱江華街百里芳草往往白
沙日炙晶滌俞皎反綠野羊絲走舉蒼連籥籥梓橘柚之林密
孕元氣寒暑若一駢不流風幽不漏日暖狙飛走經息百態啾啾
互號終所竟睭隊英紛自如雪蔽路四望無人移足沒履黃鳥時
鳴白鵬飛度臨險瞰江江隈為潭度度刃凌不動常有神怪龜魚
涵沫露鱗出介纖草以颺風颺賦淡波起崩清迸流勢不得止精
怖蒐怕毛骨洗初凜然攀木瞑眸猶懼踏泉頽麓疏冗繁源鼻
歎支流滄澗鋤耕合注湯湯晝夜有聲當暑清涼透崖撲湍躍
而後逝初疑可及忽似無際旋去眩迴楫胡骨湖鋪明泊鋪郭允
宕輟姑本石敵磨火發川上纒夷又亞傾沙委浪白煙微蒼逼波
滿望澹澹濫濫久而生垠浙浙飛雨真真起雲沅相春生蒼梧日
晚聲與聽盡色隨望遠蘋行荷華組繡一川愕羽族之多名紛合

散於水間泛隨流而將下時逆浪而復還喧呼雷駭沉起雲翻兩
不相傷貌豫體閑緣涯疊觀照江成霞碧水連漪淺深見沙旁經
闌闐溢浸欄檻上有嬾嬾絲音入雲侵杳眇而將絕隨噴風而復
聞齊宋鄭衛之樂張於宮中撞金擊石草木競發堅城雉堞崇山
峯墜鳥獸狂悖淮湖皆沸首飾戴千金一膳傾千家取不相及者
以粒計倉祿之衆半於平人秣馬之費倍於租入其餘奇麗之富
奉養之侈率與是侔楚王其泰而楚人其病申叔請老而不與政
言未畢晉侯舒氣而伸幹曰向先生言亦可為也何哉客曰此未
足累楚故曰可為也若張而無馱則不可為也晉侯色生力起片
御者撤膳羞而請曰先生終說寡人病幸聞矣客乘時而動之曰
楚使令尹司馬理兵于北疆以臨弊邑弊邑大夫少者則請開關
以戰老者則曰君務息人楚恃其富強困侈生欲未足畏也寡君
乃發府將賙而四境寡小君以四時之用為請寡君曰是出於人
而歸於人無人則無是夫何愛焉申命上大夫布幣於人而謝之
曰孤不德使爾父兄弟不自保於楚師故整以相勞秦人感君

皆泣婦人處子亦請執報楚楚聞而女卷師君臣震伏而受職於秦此先生不戰之術也晉侯洗然以楚事而昭於晉遂斃謀秦由是大國脩好小國來朝戎狄皆附客果以詞痊晉故曰言鑿鑿

齊誅阿大夫語

牛僧孺

齊威王問阿大夫曰汝孰愿吾左右哉曰近吾君者也王曰吾以阿民寄汝是則割吾憂於心者而謂給吾使於宮者為近耶夫宮中之近不過為吾折支矣吾體有所貴是亦有所賤豈以及貴於心乎故入宮之職非近也入心之職為近也順顧走指出入無方者藝之至也授印于外不必在宮者信之至也汝在吾所以信而比吾所以藝不愧冕衣裳哉今則戮汝使卿大夫識遠近之正於是群臣快賀而國大治君子曰正室之明莫盛乎午者左右陰不至也如齊威安有不明乎

設毛延壽自解語

程晏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君欺我之甚也延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宮中之美者遷於胡庭是臣使亂國之物

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昔閔天獻美女於紂而免西伯齊遺女樂於魯而孔子行秦遺女樂於戎而間由余是豈曰選其惡者遺之美者留之耶陛下以為美者是能亂陛下之德也臣欲去之將靜我而亂被陛下不以為美者是不能亂我之德安能亂彼謀我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亂臣為陛下遷亂耳惡可以為美者彼得乎帝不能省君子曰良畫工也孰評其其哉

對禹問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太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舜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而不傳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民也則深矣傳之子而富不淑則

草齊竟為燕氛趙骨化魏土痠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
感酸骨立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莫得怙安卧秦
亦默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少勇而奮矣設有辯
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輾閣下
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為敗東向以背秦大岳則奪秦入則包
羞及其殆也披土地以奉讎國獨不念秦仲之業艱難春秋祀事何面目以
見宗廟寒暑耕於鄆趙即封蘇季子為武安君六國果秦教秦閉關十五年

齊司殺

程晏

齊境多殺司殺不理景公召司殺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廷之
殺也公曰君廢其職友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
牙乎食人與百類雖嚙無痛而痛俗謂之甘鼠也魯國之牛聞
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處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
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乎
嚙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況其角乎公誠職臣以司
殺請司朝廷之冠然後司封疆之冠也朝廷之冠其鼯鼠乎食君

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殺蚊蚋乎
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
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殺以不
事晏子曰司殺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真龍對

盛均

客有抽時賢符已之禮舉葉君愛龍意於座曰葉公好假而憚其
真誠然乎均曰即飛出丹青者殊未真邇來庭宇者愈假矣何則
夫靈濟於物無求於物無求於人實龍徒也今聞葉公鱗畫其象
則摹形趨之是欲滋乎豢青宛蛇魚類耳真焉在哉曰然則擾于
夏鬪于鄭者非耶曰妖而怪所以幽王實負子產不禮焉率假物
矣彼甚具龍者道能神化其流多汎或蟠于夫或巢于田或翼于
人或為馬或為劍有伴於此靡徒不居其在天也樞紐陰陽不蹉
厥常其在田也瞻腴疆土庶蠶蠶麻其在人也珠媚心爛呀成智
門其為馬也而體柔油編崇九州其為劍也鬼淚淫淫秋江萬尋
至如扶雲則十兩時濡銜照則三光遞舒長群龍也歸古今而不

層屋主人以無倦聖賢在上將利益於物天下無道必元悔於時
豈獨矯矯欄端露威於葉公而誇瓜豕豈是謂妖怪假物也客敏
看而俯不復拙言

愚銘對

柳示元

柳子名愚銘而居五日谿之神夜見夢曰子何原乎使子為愚耶
有其實者名固從之今子固若足耶子聞問有水生毒露萬物中
之者混也嘔泄藏石走賴連鱸縻解有魚焉鋤牙鋒尾而獸蹄是
食人必斷而躍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愚銘西海有水散渙而無
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及底而後止其名曰弱水秦有水
荷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胎若曉篋淺深險易味味不覲乃
合清滑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淫雅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
所出故其名曰黑水夫忠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
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實員也今子其清與美為子所喜而又功可以
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乎而辱以無實
之名以為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謬其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

無其實然以吾之愚獨好汝汝惡得避其名耶且汝不見倉泉手
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實其之多光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
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貪之猶以為名今汝獨招愚居焉久留而
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
近伏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王都三千餘里天憚回隱柔壽之與
曹螺蟻之與居惟觸罪擯辱愚極難伏者曰駭駭以遊汝闖闖以
守汝汝欲為智者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瘞天子有司之柄以生
育天下者使一經於汝而惟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復於我
是則汝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為謬乎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
問子之愚何知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汝
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涸汝之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子其略吾
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眾裘我絳源暑之繁熱從之風而我從之
火吾湯需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車放而游不知巨梁
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蹈坎井頭抵木石衝行榛棘僵卧馳
騶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知

克此其大凡者也願以是汗汝可乎於是豁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其及我也因俯而羞仰而呼涕泣交流舉手而辭一晦一明覽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紀梁公對

楊夔

天后幽中宗之後有不下閭闔後六合之志故徐敬業唐之高等於揚州起兵以興復唐室然皆不旋踵而敗遂引用酷吏開羅織之門以懼伏内外一日狄梁公獨對天后曰吾自用俊臣思止來朝臣知所懼不呂梁公曰朝廷小人不達天命或有異議然陛下以木有一竇之蠹將翦樹而奔之乎錦有一點之汙將全疋而燔之乎養隼者誠欲其執鳥於鳥為乎執鳥於鷹嘗季執鳥而無別不如不執矣天后默然

答問諫者

陳豎

或問古之士能直諫不君之君者其誰為最曰有諫者齊人茅焦曰夏無龍逢即殷無比干即曰不以之無而功德相遠耳夫諫者不獨以言之忠而欲其氣雄不獨以名之彰而欲其事立四者克

備是為難矣昔嬴政吞噬群雄以取天下豪暴奢侈古初無先故非必為而諫必拒當遷太后於雍有及泉之誓九諫者二十七人矣天下忠赤之士莫不囚氣鎖詞是時焦能獨奮勇果不顧其威肉視虎狼冰顧鼎鑊諍諍造廷折其四失俾暴主悔非遷善而從其言由是骨肉之恩斷而再續君臣之義捨而再交諫諍之路塞而再啓皆由焦之功也憶忘軀徇忠亦諫者之職然死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心哉進諫於二十七人之後不難乎其詞哉斯可謂言忠氣雄名彰事立備矣豈若龍逢諫桀比干諫紂徒自柔聲婉詞而又身不免事不立其足為茅先生之徒歟問者喜而退矣

文道元龜

尚衡

天寶初適于平陽平陽太守裴山公則衡之從考舅雅好古道門尚詞客當今文人相與多矣實歎曰取士之道才其難乎或精文而薄於行或敦行而淺於文斯乃有失其道一至於此顧衡曰吾嘗語爾知言爾其言之衡私門以文場而進五世鄙雖不嗣忝藉餘休敢著元龜以叙其事

元龜曰文道之興也其當中古乎其無所始乎且天道五行以別緯地道五色以別方人道五常以別德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非五緯孰可以知天非五方孰可以辨地非五常孰可以化人文之爲道斯亦遠矣天人之際其可得於是乎夫卦始乎三畫文章之闕大抵不出乎三等斯乃從人而有焉工與不工各區分而有之君子之文爲上等其德全志士之文爲中等其義全詞士之文爲下等其思全思也可以紀物義也可以動衆德也可以經化人之作其惟君子君子之作先乎行行爲之質後乎言言爲之文行不出乎言言不出乎行質文相半斯乃化道之道焉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誠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述言必有詞詞必有所之詞真而意懇氣高而調苦斯乃感激之道焉詞士之作學古以抒情屬詞以及物及物勝則詞麗抒情逸則氣高高者求清麗者求婉恥乎質貴乎清而忘其志斯乃頹靡之道焉古人之貴有文者將以飾行表德見情著事抒軸乎夫人之際道達乎性命之元正復乎君臣之位昭感乎鬼神之興苟失其道無

所措矣君子也文成而業著志士也文成而德喪然今之代其多詞士乎代由尚乎文者以斯文而欲軌物範衆安邦叙政其難致乎化成悲夫敢者元龜庶觀文章之道得喪之際悔吝之所由焉

禹誥

陳黯

禹賢益以天下授益采其謳謠之所歸卒讓于啓故啓不由父授而書無典訓黷道其旨作禹誥嗚呼惟位於君惟父於民禪授無疏親親惟其人德之肖仇敵可道之違昵愛不可苟昔堯舜傳人今吾傳家孰不知其私耶所以然者天人之意然也汝其念之陶者土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完不則毀位者國之器也持之得其人則治不則亂吾得之惟艱汝繼之無忘其難苟汝後之不克肖宜復于堯舜之道歸于有德勿以吾傳之爲世有之嗚呼不賢而毀其器俾後源私而罪吾也汝其念之

補逸書

白居易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葛伯荒怠敗禮廢祀湯傳征諸侯肇祖征之湯若曰格爾三事之人逮于有衆啓乃心正乃

容明聽予言咨爾先格王有彛訓曰祿無常荷荷于仁福無常享
享于敬惠乃道保厥邦覆乃德珍厥世惟葛伯反易天道怠弃邦
本虐于民慢于神惟社稷示廟罔克尊奉暨山川鬼神亦靡禋祀
告曰罔犧牲以供俎羞予畀厥牛羊乃既于盜食曰罔黍稷以奉
粢成孚佑厥稼穡乃困于仇餽今爾衆曰辜罪其如寧于國曰爲邦
者祇奉明神糗綏蒸民二者克備尚克保厥家邦吁廢于祀神震
怒肆于虐民離心頃繩契以降暨于百代神怒民叛而不顛擗者
匪我攸聞小子履以涼德欽奉天威肇征有葛咨爾有桀克濟厥
功其有微師徒戒車乘敬善事者有明賞責有罔率職罔戮力不
龍奉命者有常刑明賞不愆常刑無赦嗚呼朕告汝衆君子監于茲
欽哉懋哉罰及乃躬不可悔

疑經

司空圖

經曰天王使來求金又曰求車豈天王之使私有求於魯耶不然
傳聞之誤耳若諸侯之使來求金則謂求可矣若致天子之命徵
於諸侯其可謂之求耶且率土之人與其貨殖皆一人之所有父

之財守於其子則用不莫不恭命其可謂之求乎春秋之旨尊君
卑臣豈聖人爲魯不爲周耶書云天王狩于河陽尚爲晉侯諱召
天子豈可不爲周諱其過哉縱天王制用失節多取於諸侯而欲
垂誠即書於周史可矣若書於諸侯之史是悔恪其貨而侮王命
也王祭亦不供矣必非聖人之文也必若王人責其稽命曷不書
曰天王使其責貢金儻以取金爲不文曷不曰天王使其某來徵貢
金亦譏在其中矣以是愚疑仲尼書天王使來句絕求金是使乎
私自求而徵之也不然求與責文或相近傳寫之誤焉不爾何子
夏之徒不能措一言哉捨此而譏訶皆小小者耳

正尸祭

皮日休

聖人知生不足事事之死死不足其思制之生象其死窮其思也
尸象其生極其教也夫禮也者以守闕不以廢廢則亂故祀享立
尸于廟王則迎有拜有醑尸有禱所以立象生之教也今視唐禮
皇帝神降而拜象乎受尸受福于神象乎醑尸嗚呼唐有天下化
乎三百年其禮典赫然可以蟻蠆蠃魏豈不能守周孔禮制哉故

曰不以加加則弊禮無匪盥之文漢魏以來加之是也以加不以
闕者周官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玉親射也自漢魏已來惟以毛血
爲薦是也以闕不以廢古者屈到者文屈建薦之謂乎非禮梁
氏祀以蔬食是也嗚呼讀漢魏及梁書代無其人忍使其禮廢息
廢闕相接至此耶豈天然之使俟吾唐之人補其逸典哉是宗廟
祭尸不當廢也已

文粹卷第四十五

